

# 瑞典火柴

世界名家偵探小說集

⑥

偵探小說



柴凌

大東書局印行

六之集說小探偵家名界世

# 柴火典瑞



新序

譯者自序

一、雪中足印

二、瑞典火柴

MG  
714  
1



3 1774 2309 6

1

序

新

## 新序

因著八年的艱苦抗戰，這一部集子——世界名家偵探小說集——已經斷版了。整整十年。集中包含的作品都是已往四五十年中歐美偵探小說權威作家的代表作。讀者們披覽一遍，不但可以獲得若干趣味，還可以窺見偵探小說史的演進。

偵探小說的成因建立在人類的好奇心——求知慾——上。好奇心是人類的天賦特性之一。憑著它，人類才能抉發宇宙的神祕和推進社會的文明。現代科學上一切匪夷所思的成就——小之，如一粒米麥中所含的營養成分；大之，如力量驚人的原子能，其他如不羽而飛，不鱗而潛等等——都無非是人類的好奇心活躍的後果。所以一個抱著以普及科學教育為基點而謀迎頭趕上俾得和歐美諸科學先進並駕齊驅的願望的國家，最基本的一步就在使國民大眾的頭腦科學化和思想合理化。要達成這

個目的，偵探小說似乎就有普遍提倡和推行的必要。因為它有著「化裝的科學教科書」的稱號，能够在不枯燥、不專門化的條件之下，潛移默化地使讀者養成有條理系統的觀察、求證和推理能力——這些都是從事科學研究者最基本的條件。

根據上述理由，筆者在過去所寫的霍桑探案、所譯的凡士探案、聖徒奇案和短篇偵探小說選之類均已陸續重版，頗受讀者歡迎，筆者特建議使這小小的集子重付印刷。現在得到大東書局主持者的同意和助力，復版的計劃終於實現了。為分購和節約計，改為袖珍本，分裝八冊，每冊各立篇名，包含一篇或二篇。要是讀者能同意於上文的管見，而不以為徒然浪費紙墨，那真是不勝厚幸了！

三十七年一月程小青序於蘇州東吳大學

## 譯者自序

序 自 著 譯

1

英國小說作者寶屯納 H. E. Dudenev 曾說過：「人類的探索本能——好奇心——並沒有人種、地域和時間的差別的。每一箇有健全理智的男子、女子、或孩子——無論是一箇埃及的獅身女怪，希伯萊教的以色列大力士，印度的托鉢僧，中國的哲學家，西藏的聖哲人，或歐洲的數學家——所秉賦的探索本能，並無多大差異，祇是表現方式彼此不同罷了。」

這幾句話在相當的條件之下，是可以承認的。因為人生是一箇謎團。「我們怎樣來又將往那裏去？」這箇問題已和人類的歷史同樣悠久，但至今仍沒有確切的解答；至今還在那裏繼續的探索著。人們似乎為著要能索這箇唯一的謎團，所以那種探索的本能，就也「與生俱來」。那乍離母胎的嬰孩，說話的機能雖還沒有到成熟的地步，可

是他的或伊的探索本能，便早從他的或伊的灼灼的小眼睛裏表現出來了！等到年齡逐漸的長大，那探索的本能便也跟著發展而擴大。他對於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環境，和宇宙間一切的現象，既然都是「莫名其妙」，腦子裏自然便充滿了無量數的疑問符號，於是他的探索的工作，也就「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的前進無窮。因著這工作的結果，便造成了我們今日的世界！

偵探小說的成立，就靠著人們的探索本能——好奇心。偵探小說的成因，總不外乎一種問題——爲著要喚醒人們的探索的興味，有時候必須使這問題帶著嚴重或恐怖的意味——然後依著論理的步驟，把這問題逐步的分析，求得一箇最後的圓滿的解答。因此，偵探小說的結構和描寫，固然和其他小說有顯著的差殊，而尤有一種特殊的貢獻，就是能喚起讀者的理智，往往在不知不覺之中，給讀者一種論理的訓練，使讀者的探索本能，感受一種有趣味的引誘，而養成科學化。所以我們對於偵探小說的欣賞，應得「另眼相看」，而批評的標準，自然也不能把應用於其他小說的尺規，施之於

偵探小說了。

我們用不到自誇，我中華民族的開化時期，本佔著世界史上最早的一頁。所以我們祖宗的探索本能，不但像賈屯所說，和別色人種沒有差殊，而且在歷史上也有過如火如荼的很光榮的一幕——那就是我們的周秦時期了。不幸這燦爛的一幕，竟似曇花一現，不久便歸於消滅。第一劫因著祖龍的焚書，跟著又因漢武的尊經崇儒；於是因著政治上的封建思想，那「定於一」的餘毒，便流到學術方面，因而影響到一般人的思想。漢唐以來，那些所謂「聖人之徒」，又推波助瀾，自己既擯著「道統師承」的招牌，屈服在偶像之下，又禁止別人家的思想。偶然有一兩箇壓束不住的天才，腦子裏裝了幾箇疑問符號，要想發展他們的探索本能，這班「聖人之徒」便喊起打倒的口號，把那些「異端邪說」的罪名加在他們身上，又利用著政治勢力做了後盾，不把他們摧毀撲滅不止。這樣的劫運，延長了兩千多年，便把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探索本能層層壓服，直到現在，社會上除了最少數人以外，這本能都被頹廢、謊誕和怠惰的毒液

所浸淫麻醉，雖不能說已患了瘋癲癱瘓的重症，至少也已到了「半身不遂」的地步。在這種現象之下，唯一的起死回生的良藥，我敢說祇有科學。那麼，這箇含著科學神髓而沒有科學莊嚴面目的偵探小說，就曾做是一種普遍的補充劑，大概也不能說過於誇張罷。

這一本集子，本是美國衛拉特賴哀脫 Willard H Wright —— 現今最負盛名的偵探小說作家，筆名叫做樊達痕 S S Van Dine —— 所輯，有十五篇短篇，每篇一箇作家，各附小傳作者的國籍，計有美英法德匈俄六國，不過英美的作品比較多些。據賴哀脫編輯的標準，依著時代的先後——自美國埃侖坡 E. Allan Poe 起始，直到近今的作家為止——而以足以代表一種特殊的作風和體裁的為限。因此，這一本小小的集子，也可以窺見偵探小說自產生以來，逐漸滯進的迹象。這些小說的質的方面，最注重的就是純科學化的技術和方法。其次又兼顧到文學和興味方面。這集中既以短篇為限，又因著那嚴格的標準，故而那些長篇的名作，或有佳構而隸屬於某種體裁之下，而

不足獨樹一幟的，或有偏於技術而忽於文體的，都不在這選錄的範圍以內了。

我抱了上述的願望，又本著十多年來在譯述上所獲得的一知半解的經驗，便不自量力的把這集子譯了出來。集中有幾篇關於引用拉丁文和德文的語句，我深感文乃史 W. B. Rance 和宋夢錫教授的指示。至於原作的風格和精神，本也想盡我的綿薄所及，努力保存。不過謬誤之處，在所不免，那是我的才力所限，祇有希望讀者的原諒和指教了。

十八年十二月程小青序於吳門 蘭廬



## 雪 中 足 印

法國毛利司勒勃朗著

## 毛利司勒勃朗 小傳

毛利司勒勃朗 Maurice Leblanc 在一八六四年生於法國盧昂 Rouen。他是女伶喬琪哀脫勒勃朗 Gergette Leblanc 的弟弟，那喬琪哀脫就是嫁給比國文學家梅德林 Maurice Maeterlinck 的。他在早年時就從事著作，不過初步的著作並不受人歡迎。直到一九〇六年，他創造了一箇上流賊亞森羅蘋 Arsène Lupin。他的文名方才廣播開來。從此以後，他的名譽很迅速的流傳在法英二國。因此，他就得到了政府的爵賞。到了一九二六年，他在巴黎逝世。

那些記載亞森羅蘋事迹的作品，得到了公衆的歡迎，立即超過了加波掠 Gaboriau (法國的偵探小說的始祖)的雷考克 Leocq (加波掠作品中的偵探)小說。他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賊公爵 Arsene Dufin Gentleman Cambrioleur。

接著又有雙雄鬪智錄 Arsene Lupin contre Herlock Shoinnes 空針 The Hollow Needle 水晶塞 The Crystal Stopper 八十三 813 金三角 The Golden Triangle 撒拉克的祕密 The Secret of Sarak 虎齒記 The Teeth of the Tiger 亞森羅蘋的供述 The Confessions of Arsene Lupin 鐘鳴八下 The Eight Strokes of the Clock 亞森羅蘋的回憶 Memoirs of Arsene Lupin 等他的作品英文譯本大體都譯得很好，大部分的翻譯是馬托斯 Alekxander T. Matos 擔任的。

這裏所選的雪中足印 Footprints in the Snow 一篇，就是鐘鳴八下中的第七件案子。

巴黎鮑爾伐特哈司門

自白賽考得附近的朗雪利寄

施琪雷寧親王（亞森羅蘋的化名）

十一月十四日

「我的親愛的朋友：

「你也許要以為我是一箇不知感激的人了。我已到了這裏三箇星期，但你還沒有得到過我一封信！也沒有！一句感謝的說話！但我自己卻感念著你從那恐怖的死境中救了我的性命，你又諒解那可怖事件的祕密！不過我也不是不得已啊。我那時處在虛弱不能動作的狀態中，需要充分的靜居和休息！我可能住在巴黎麼？或是我仍繼續和你一塊兒旅行麼？不，不，不！我的冒險的經歷已足夠了！我承認研究別的人的事情，固然是很有興味的；但一箇人既已蒙了損害，又險些兒送了性命，那卻應當別論了罷。唉，我的親愛的朋友，這件事多麼可怖啊！我今生還能夠忘記麼？

「此刻我在這箇朗雪利地方，享受著一種絕端的平安。我的老處女的表姊歐梅林，把我當做病人一般的撫護和服侍，我的身體已逐漸的覆原，臉上的顏色，也回復過來了。雖然如此，我以後卻不再想注意別的人的事了。永遠不再幹了！譬如昨天我也曾參與過一次奇怪的集會——我所以告訴你這件事，就是你的素性正像別的散工的

老婦們一般，喜歡干預一切與你不相關的事情的。昨天安東奈悅歐梅林，領我到白賽考得的客寓裏去，在那客寓的廣室中一同飲茶。昨天是市集的日期，所以廣室中還有不少鄉下的客人。忽而有三箇人進來，兩箇男子和一箇女子，竟使廣室中的談話突然停止。

「內中一箇男子，是一箇肥碩的農夫，穿一件寬長的外衣，紅色而愉快的臉上，點綴著兩縷白鬚。另有一箇男子，年齡輕得多了，身上穿著一件棉絨的衣服，身材瘦小，皮膚也現著黃色，並且有不少縱橫的縐紋。這兩箇男子，肩頭上都揹著一支槍。在他們倆中間，有一箇短小的少女，穿著棕色的外褂，戴一頂皮帽。伊的瘦小的體格，和灰白臉兒，都表示伊的情美而柔弱。」

「我的表姊低聲告訴我道：『他們是父子和媳婦。』」

「我驚異道：『什麼那箇柔娜可愛的女士，竟會做這箇醜漢的妻子麼？』」

「並且伊還是戈納男爵的媳婦啊。」

「那箇老頭兒是一箇男爵麼？」

「正是，他是一箇故家貴族的後裔。在他的祖先時代，卻是住堡寨的。他自己的生  
活，卻像一箇平民。不過他是一箇著名的獵人，又是一箇著名的酒徒，又是一箇著名的  
健訟人，時常和人家涉訟，現在卻已近破產了。他的兒子麥西斯，比他父親更高傲些，和  
平民們關係較疏。他本來是研究法律的，後來到過美國去，末後他因著缺乏了金錢，才  
使他回到鄉鎮中來。就在這裏他愛上了鄰鎮中的一箇少女。那可憐的女子，竟允許了  
他；誰也不知道伊怎麼會嫁他的。在已往的五年中，伊住在那宅附近的小小的坡茨爵  
邸中，過著一種隱士式的生活，也可以說是一種囚犯生活。」

「我又問道：那父子倆也和伊住在一塊兒麼？」

「不，那老人住在村子那一端的一箇寂寞的農舍中。」

「那麼，這箇麥西斯可是一箇生性嫉妒的人麼？」

「像一隻猛虎一般！」

「他可是沒有理由嫉妒的麼？」

「沒有理由的。因為這耐泰麗戈納，是一箇最真率的女子。近幾箇月中，有一箇美貌的少年，不時在爵邸左右徘徊著。這本不能就算是伊的過失，但那戈納父子，竟因此嫉妒起來了。」

「什麼！那老人竟也會和那少年過不去麼？」

「正是，這箇美貌的少年，就是在好多年前，向男爵的祖先購買堡寨的人的後裔。這一點就使那老戈納也憎惡他。這少年叫做祁樂門維爾，我也認識的，並且我也很喜歡他的。他的面貌很清秀，而且也很有錢。他曾經宣誓過，必要把那耐泰麗戈納引誘出去。這一句話，就是那老人在酒醉後說出來的。現在你且聽罷。」

「那老戈納正坐在一羣人的中間，這些人都引他飲酒，和向他發種種的問句，似乎借此取樂。他已有些兒醉意了，忽而臉上現著一種譏諷似的微笑，嘴裏卻發出一種怒聲，形成一種可笑的可笑模樣。」

「我告訴你們，這箇浪蕩子正自在那裏虛費他的光陰！他這樣子偷偷掩掩走進我們的範圍裏來，委實是很無理的，這裏的一切道路，都有人監守著。如果他走得再近一些兒，那就要叫他嘗一粒彈子。麥西斯，可不是麼？」

「他說著，他的手忽緊緊捏在他媳婦的手上。」

「他作乾咳聲道：『並且我們這一箇小婢子，也知道怎樣防禦伊自己的耐泰麗。你不見得需要一箇看見中你的情人罷？』」

「那女子的臉上頓時通紅，分明受了這樣的說話，覺得非常難堪。伊的丈夫也囁咕著道：

『父親，你還停停嘴罷。有些事情，不應當在公衆前亂談的。』

「那老人抗辯道：『凡係關係一箇人的名譽的事情，最好在公衆人的面前解決。就我本人而論，我覺得戈納一姓的名譽，比什麼事都重要些。這箇賣弄風情的無賴，披著一種巴黎人的神氣，竟敢——』」

「他的說話突然停止了。他面前站著一箇人。這人剛才往外面進來，在老人的面前站住了，好似要等他說完他的語句。這新進來的男子，是一箇魁梧的少年，身上穿著獵裝，手中執著獵鞭。他的強壯而嚴毅的臉兒，因著一雙美目，越見得有神。這時候他眼睛中露著一種嚴冷的微笑。」

「我的表姊低聲道：『這就是祁樂門維乃爾啊。』」

「那少年似乎並不覺得難堪。他見了耐泰麗，低低鞠了一箇躬。耐泰麗的丈夫麥西斯戈納，忽而走前一步，祁樂門卻自頂至踵的向他相了一相，彷彿說道：

『唉，怎麼樣呢？』

「祁樂門的態度既然這樣子傲慢，又含著藐視的樣子，那戈納父子便把他們肩頭上的槍放下來，執在手中，好像要預備開放的樣子。那兒子的臉上，委實很可怕了。」

「祁樂門對於他們的恐嚇，絕不爲動。這樣子過了幾秒鐘的功夫，他旋轉頭來，向那客寓主人說道：

「喂，我對你說，我是來瞧老樊沙的，但他的店已關門了。你可能把我的手槍袋兒轉交他麼？這東西需要修補一兩針了。」

「他把那手槍皮袋交給了客寓主人，又笑著說道：

『這手槍我卻要保存的，有時候也許需用他。這種事是說不定的啊！』

「接著，他仍很安靜的摸出一隻銀質的煙匣，從匣中取出一支紙煙，又吸著了煙，然後走出客寓外去。我們從窗子裏瞧見他跨上了馬，緩緩的走去。」

「那老戈納把一杯白蘭地酒傾在地上，嘴裏狠毒的咒著。」

「他的兒子把他的手按在老人的嘴上，勉強他坐下。耐泰麗戈納卻在他們的旁邊啜泣……」

「我親愛的朋友，這就是我的故事。你可以瞧見這件事並沒有多大興味，不足以引起你的注意。這裏面也沒有什麼祕密，你也沒有干預的地位。我敢特地忠告你，你實在也不應再去找什麼不相干的事情，而插身干涉。我自然願意瞧見那可憐的女子得

到保護伊真像是一箇殉道的犧牲者。但我已說過，別人的事，讓他們自己去解決罷。我們再不可憑著我們小小的經驗，再行干涉了……」

☆

☆

☆

☆

☆

☆

☆

雷寧讀完了這一封信，又重讀了一遍，末後說道：「這是對的一切的事情，應得照著正常的方法解決的。伊現在不願意繼續我們的小小的實驗舉動了。因為這一次已是第七次，又因為伊是害怕第八次的，在我們約定的條件之下，這第八次原是有重大關係的，伊不要……伊卻要……但外表上卻不願顯露的。」

他搓著他的兩手。這一封信是一種無價的證據，顯明他因著漸進和忍耐的功夫，已在霍登司談尼而身上得到了一種潛勢。這信中表暴出在一種複雜的感情裏面，含著讚美，信約，不安，驚懼而近於恐怖，此外還有愛情。這一點他也明明感到的。他的冒險工作的女同伴，交誼上本來很密切的，但突然間伊驚恐起來，一方面固然表示伊的真潔，另一方面也許含著些故示矜持的意味。因此，就使伊半途退出，不再和他合作了。

這天是星期日，黃昏時候，雷寧便上了火車。

他經過了一夜的辛苦風雪的路程，天明的時候，已到了那龐畢納脫的小鎮，他就在那裏下車。這小鎮距離那白賽考得鎮，祇有五哩路。他在這小鎮中聽得了一種消息，覺得這一次的跋涉，並不虛行。有人說起，上一天夜裏，在坡茨爵邸的方向，發生了三次槍聲。

雷寧走進那鎮中的客寓裏去。客室中有一箇警長，正向一箇鄉人問話。那鄉人答道：「警長，共有三槍。我聽得這槍聲，正像此刻我瞧見你站在我面前一般清楚。」

那客寓的侍者也說道：「我也聽得的，三槍。那時大概在半夜十二點鐘。在九點鐘時，開始下雪，到那時候雪已停止了。那槍聲從田畝中飛渡過來，先後連續著的，砰，砰，砰！」

另外還有五箇鄉人，都有同樣的證明。但那警長和他的手下卻沒有聽得什麼，因為警署的地點，在那廣田的後面。這時有一箇佃工和一箇婦人來了。他們本來在麥西斯 戈納家裏服役的，因著星期日的休息，曾離去了兩天，此刻剛從那爵邸裏來。據他們說，

他們回去時，竟無門可入。

那男子道：「警長，那下層的前門鎖著。這種情形是我第一次瞧見你的麥歇（法語先生之稱）麥西斯在每天早晨六點鐘時，總是親自下來開門，無論冬夏，總是這樣子的。但此刻已八點半了，我叫呼了一回，竟沒有人答應。因此，我們到這裏來了。」

那警長道：「你應當到老麥歇 戈納那裏去問問。他就住在那官路旁邊。」

「唉，我當真應當去的。我竟不曾想到。」

那警長定意道：「我們不如立刻到那裏去一趟罷。於是他和他的兩箇手下，同著兩箇鄉人，還叫了一箇鎖匠，一同前去。雷寧也加入他們的隊伍。

他們到了那村子的盡端，就是老戈納的農舍了。雷寧因著霍登司的信中，曾經記述過這屋子的地位，故而一見便即認識。

那老人正自裝配他的馬車。警士們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他忽聳聲笑道：「三次槍聲麼？砰砰，我的親愛的警長，麥西斯的槍，祇有兩箇槍管啊！」

「那前門爲什麼鎖著呢？」

「這分明那孩子還睡著罷了。昨天夜裏，他到這裏來，和我一塊兒開了一瓶酒……也許兩瓶……或者有三瓶之多。因此，他自然要多睡一回了。我料想他和耐泰麗還一塊兒睡著哩。」

他爬上了他的一部有補綴車篷的舊馬車，便揮動他的鞭子。

「諸位朋友，再會。你們所說的三次槍響，不足以阻止我往龐畢納脫的市集上去。須知我在每星期一，總要走一趟的。我的車篷裏面有兩隻小牛，恰好去送給屠夫們了。朋友們，再會！」

那許多人繼續前進。雷寧便走上去和那警長招呼，並且通報他自己的姓名。「我是朗雪利的歐梅林女士的朋友，此刻去見伊，還嫌得太早。如果你能允許我，跟你一塊兒往那爵邸裏去瞧一瞧，那是我很感激的。歐梅林女士和這位戈納夫人是相識的。我如果能夠傳一箇平安的消息給女士，那伊也可以安心了。我想那爵邸裏不會得出什麼岔

子罷？」

那警長答道：「假使真有什麼亂子，我們可瞧得像地圖那麼明白。因為地上鋪得很厚的雪啊。」

這警長是一箇和易的少年，看起來似很靈敏多智。他一到那裏，憑著他敏銳的觀察，便瞧見上夜裏麥西斯離家時的足迹，他回家時的足印，卻被那個工和女僕們一來一去的足印踏亂了。那時他們已到了爵邸的圍牆外面，那鎖匠立即把前門上的鎖開了。他們進了前門，一直進去，在那純潔無疵的雪上，顯著一行單獨的足印，從這足印上，還可以瞧見那兒子上夜裏確曾分享了他父親的美酒不少，因為那足印處處有一種突然的曲折，傾斜到右邊的一行樹木邊去。

從前門進去，約有二百碼距離，矗立著一宅兩層樓的舊屋，那就是坡茨爵邸。這屋子的正門開著。

警長說道：「我們且到裏邊去。」

當他剛才踏進了門口，他自言自語道：

「唉，老戈納不會同來，未免錯誤了。這裏面曾經有人打過架哩。」

那廣室中滿現著紛亂的景狀。有兩隻破碎的椅子，一隻桌子也翻了轉來，還有許多破碎的瓷器和玻璃器皿，都證明經過劇烈的爭鬪。一隻高大的鐘，橫在地上，停在十一點二十分鐘。

那女僕在前引路，這一班人便上了第一層樓。麥西斯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樓上，但他們臥室的門，卻已被一箇錘子擊破了，那錘子就在牀底下發見的。

雷寧和那警長重新回到樓下。那憩坐室中有一條甬道，通接廚房。這廚房在屋子的後面，有一扇門開到一方小場上去，場的四周有木籬圍著，籬外卻有一箇菓園。這木籬的盡處有一口井，人們不能不從井旁經過的。從那廚房的門口，到那井邊，這中間的積雪並不很厚，並且有幾處顯著抑壓的痕迹，彷彿有一箇人的身體曾從雪面上拖過的。井的四周有許多雜亂的足印，顯得在這箇地點，重新又掙扎過一回。那警長又發見了

麥西斯的足印，此外還有別的足印，卻比較的齊整和淺淡些。

這另外的足印，一直走進菓園裏去，走了三十碼遠，在那足印的旁邊，拾起了一支手槍。有一箇鄉人認得這槍，很像兩天以前郝樂門維乃爾在客店中取出來的那支手槍。那警長把槍管察驗了一下，七粒彈子已放去了三粒。

這樣一步一步的偵察，這件慘案便逐漸的構成了一種理解。那警長吩咐一切站在旁邊，不要踐踏雪面上所留的足印。他重新回到井邊，俯著身子瞧了一瞧，又向那女僕問了幾句話，便走到雷寧身旁，附耳密談。

「這件事我已大部分明白哩。」

雷寧拉著他的手臂。

「警長，我們可以明白些說，我對於這件事也瞧得很清楚。我已告訴你過，我認識歐梅林女士的，伊昂、郝樂門維乃爾的朋友，並且也和戈納夫人相識。你可是假定……？」

「我不要假定什麼，我單單說昨夜裏有一箇人來過……」

「從那條路呢？祇有一箇人的足印走進爵邸裏來，那足印就是麥歇戈納的啊。」

「這就因為那另一箇人到這裏時，還在下雪以前，換一句說，他是在九點以前到的。」

「那麼，他一定先藏匿在憩坐室中的壁角中，等候麥西斯戈納在下雪以後回來後，才動手麼？」

「正是如此，那人一等麥西斯回進屋子，立即動手。於是彼此就發生劇鬪。麥西斯想從廚房裏逃走，那人從他背後追到井邊，就發了三槍。」

「但那屍體在什麼地方呢？」

「在井底上。」

雷寧抗辯道：「唉，據我看來，你這樣理解，不是有許多是出於假定的麼？」

「先生，你豈不見那地上的雪，已把這件事完全顯明了麼？瞧雪上的痕迹，他們爭鬪以後，又開了三槍，就祇有一箇人從菓園裏出去。你總瞧見出去的祇有一箇人，並且那

足印也不是麥西斯 戈納的。如此，麥西斯 戈納不在井裏，又到那裏去了呢？」

「這井可能打撈麼？」

「不能的。這井差不多是沒有底的。這爵邸裏的這一口深井，附近的地方都是聞名的。」

「那麼，你當真相信……？」

「我可以復述一遍。在下雪以前，有一箇人進來，然後麥西斯方才回來；末後，又有一箇人離去，這人就是那不知誰的陌生人。」

「那麼，那位戈納夫人呢？伊可是也像伊的丈夫一般，在被殺以後丟到井裏去了麼？」

「不，伊是被人帶出去的。」

「帶出去的麼？」

「你總記得伊的臥室是被一箇鐵錘擊破的。」

「警長來來，你自己說，出去的祇有那陌生人一箇人呀！」

「你把身子蹲下來，瞧瞧這箇人的足印。這些足印都從雪面上陷沉下去。鞋底直接觸到地面。這樣的足印，明明是那人身上負擔著一種重物。可見那陌生人一定是把戈納夫人負在肩上帶出去的。」

「那麼，這條路有一箇出口麼？」

「正是，有一扇小門，這門上的鑰匙，常在麥西斯戈納的身上的。那人一定從他那身上取得了鑰匙。」

「這條路可連接那田畝麼？」

「是啊，過了那田畝，便可以連接一條官道的支路，從這裏去約有一英里的四分之一。你可知道通到什麼地方麼？」

「什麼地方呀？」

「在一宅堡寨的轉角。」

「可是那樂門維乃爾的堡寨麼？」

「天啊，這件事確乎嚴重起來了！如果那足印一直通到堡寨面前，並且就在那裏停止了，那麼，我們也就不難有著手方法了。」

當他們沿著那足印前進的時候，覺得那足印穿過了那波浪起伏似的田畝以後，當真接續到堡寨門前。在田畝間有幾處的積雪，竟有堆積起來的樣子。他們走到堡寨的前門口時，那積雪已掃過了；但瞧見有兩箇車輪的印迹，循著那村子的方向去的。那警士上前按鈴。一箇看門的人正在裏面掃車道上的積雪，手中執著掃帚，走出門來。那人聽了那警長的問句，便說他的主人維乃爾在這天清早別的人還沒有起身的當兒，已出去了。出去時的車馬，也是他自己裝配的。

雷寧跟著那警長們離了堡寨，便向警長提議道：「瞧這情形，我們但須跟著那車輪的痕迹追上去好了。」

警長道：「這是無益的。他們一定已上了火車哩！」

「可是從那箇我剛才下車的龐畢納脫車站上車的麼？但他們必須從那村子裏經過的啊。」

「他們一定已走另一條路哩。因為那條路可以通鎮，快車也在鎮上停止的。鎮中有一箇警監代表的辦公處，我可以打一箇電話通知他。火車必須在十一點鐘到鎮，他們祇須派一箇人在車站上守一回便了。」

雷寧說道：「警長，我想你處置很得當。我祝願你偵查的這件案子，有勝利的收獲。」他們分別了。雷寧回到鎮中的客寓裏，寫了一張字條，差人送給霍登司談尼而。

我的很親愛的朋友：

「我從你的信上，覺得你的心裏正很關懷著，那件耶樂門和耐泰麗的戀愛事情。現在從事實上推想，這兩箇人並不會和他們的女保護者商量，卻已把那麥西斯戈納丟到了井裏以後，已一塊兒逃走了。」

「請原諒我。我還不能來見你。這件事情此刻正在極端的困惑之中。如果我和你

在一塊兒，那我決不使我的腦子空閒，卻一定要把這件案子考慮一下了。」

那時候恰巧十點半鐘，雷寧一箇人往鄉村裏去散步。他的兩隻手反負在他的背後，他的眼光也不肯在那美麗的鋪白玉似的地上輕瞧一瞧。他回來進午膳的時候仍舊在深思狀態之中，對於客寓中別的主顧們的談話，絕不理會。原來這時候那些主顧都縱談著這一件新近發生的事情。

他進他的臥室去睡了一回，忽而被門上的剝啄聲所驚醒。他立起身來開門。

他低語道：「是你麼？……是你麼？」

霍登司和他彼此握住了手，互相凝視了數秒鐘功夫。這數秒鐘中，完全靜寂，彷彿他們這時候相見的快樂，絕不容任何言語和思念阻擾的。隨後他問道：

「我來得可適當麼？」

伊柔聲應道：「自然，我也正盼望你呢。」

「那麼，你可惜不曾早些叫我來，卻等我自動。須知情的轉變，是不等待的。我還不知

道那耶樂門、羅乃爾和耐泰麗、戈納的究竟呢。」

伊忙答道：「什麼，你還沒有聽得麼？他們已被捉住了。他們倆正打算趁快車動身呢。」

雷寧辯道：「捉住了麼，不會的。人們決不會這樣子隨便被捕的。他們應當先被警察們問一箇明白。」

「這一著此刻正在那裏進行哩。那些警察們正在從事搜查。」

「在什麼地方搜查呀？」

「在那堡寨中。他們如果無罪……其實他們本是無罪的，可不是麼？我想你不會和我抱相異的見解，承認他們有罪罷？」

他答道：「我不承認什麼。我的親愛的，我不能承認什麼。雖然如此，我卻不能不說一切的事實，都顯示他們的有罪。祇有一點，卻有考慮的價值：就是那種種顯示他們有罪的事實，實在太多些了。那種種的證據，彼此聯接著而沒有一些缺漏，這不是常見的，並

且那犯兇案的人，竟能公開的講述他的故事，也是難得的。除此以外，卻祇有詭秘和矛盾而不可解了。」

「你的見解怎樣？」

「我也是昏惑不解。」

「但你可有一箇計劃麼？」

「現在還沒有。唉，假使我能夠瞧瞧那樂門維乃爾和耐泰麗戈納，又聽聽他們自己辯護的說話，那自然應當別論了。但你總可以明白我是不能夠去向他們問話的，查問的時候，也未必能允准我在場。況且這箇時候，查問的事情一定已完畢了。」

伊道：「堡寨中的查問，固然已完畢了。但在爵邸中一定還要繼續的查問哩。」

他很急切的問道：「警察們可是要把他們倆帶到爵邸裏去麼？」

「正是，據那警監代表的一箇汽車夫說，確要如此。」

雷寧大呼道：「既然如此，這件事好辦了！我們快往爵邸裏去罷！我們應得趕緊去爭。」

一箇前排。那時我們可能瞧見一切和聽見一切。我祇須聽一句話，一種聲音，和一隻眼睛的變動，便可以得到些線索。那麼，我們還有希望哩！快走罷。」

他領著伊從那先前經過的道路進行，一直到那剛才把鎖撬開的爵邸的前門。那派在爵邸中看守的警士，已從那足印的旁邊和屋子的四周，把積雪掃開，做成了一條通道。這時有一箇很好的機會，竟使雷寧和藿登司從一箇側面的窗口裏進去。他們進了那後梯旁邊的一條甬道，竟沒有被一箇人瞧見。從這條甬道前進幾步，有一間小室，這小室中的光線，就是從那大室中的牛眼窗中透過來的。雷寧在早晨到爵邸裏來的時候，曾瞧見過那牛眼窗，窗上有一塊布遮著。他把這窗上的布去掉，又把窗上的玻璃挖下了一塊。

數分鐘後，有一陣子聲音，從屋子的那一端發生，那分明就是近井的一面。那聲音越近越清，有一羣人走進屋子裏來，內中有幾箇人走上第一層樓去。同時，警長又押著一箇少年進來，雷寧和藿登司二人祇覺得這少年是一箇高長身材的人。

伊道：「這是祁樂門維乃爾。」

雷寧道：「正是，他們到樓上去，先要偵查耐泰麗戈納的臥室哩。」

十五分鐘以後，那些到第一層樓的人們，都已回下樓來。這些人中間，一箇是警監的代表，和他的一箇書記，一箇是警察總署的委員，和兩箇偵探。」

這班人進了樓下的廣室，便傳喚耐泰麗戈納進來，同時又叫祁樂門維乃爾站在廣室的中央。

祁樂門維乃爾的面容，顯得很壯健的，和登司，信中所描寫的完全相同。他的態度並不表示什麼不安，卻顯露出一種意志堅決的神氣。

耐泰麗是一箇短小而瘦弱的女子。伊的眼睛裏顯示著一種患寒熱病的光彩，但伊的神氣，卻也鎮靜而富於自信。

那警監代表把室中的破壞的器具，和其他因爭鬥而留下的迹象，察驗了一回，便請耐泰麗坐下，然後向祁樂門發話。

「麥歇，我還不會向你仔細問過。我現在執行的祇是一種簡括的查問。這查問的工作，將來在法官面前還要繼續哩。現在我願意解說給你聽，我們爲著很嚴重的理由才把你和戈納夫人二人半途截回。你現在處在一種嫌疑的地位，但你對於這嫌疑的處分，還有陳辯的餘地。因此，我請你就把實在的事實告訴我罷。」

祁樂門答道：「代表先生，你所說的處分，對於我是沒有多大影響的。那種種的不確實的證迹，雖都顯示著不利於我，但我把這事實的真相說明了後，這種種虛證自然可以消滅的，這事情是這樣的。」

他回想了一下，接著，便發出一種清澈而爽豁的聲音，說道：

「我當真是愛戈納夫人的。第一次我遇見伊的時候，便讚美伊的美貌，又對於所處的境地發生深切的同情。但我的愛情，指著一箇方向，就是想到伊的幸福。我雖愛伊，我仍尊重伊的人格。戈納夫人諒來已告訴你，我此刻不妨再說一遍。昨天夜裏，我和伊還祇是第一次接談哩。」

他忽而減低了聲音，繼續說道：

「我因著伊的不幸的處境，越覺得應尊重伊。全世界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伊的生活，每一分鐘彷彿都在地獄中受罪。伊的丈夫常把一種可怖的怨恨，和發狂似的嫉妬逼迫伊。你儘可去問伊家裏的僕役們，他們一定可以告訴你，耐泰麗戈納已受了長時間的痛苦。平日侮辱的說話，蠻橫的拳頭，伊祇有含痛隱忍。我曾設法停止這一種虛待的痛苦，使伊的固有的控訴權力恢復過來。因為無論什麼人，在感受不幸和不公道的待遇，過了相當的範圍以後，都可以施行這種權力的。我會三次見那老戈納，求他干涉他兒子的蠻舉，但覺得這老人也同樣的恨惡他的媳婦。至於他們所以恨惡的緣由，似乎就因著伊的美貌和高潔所致。後來我定意採取直接的行動。所以昨天夜裏，我準備和麥西斯戈納會談一次。我承認這種舉動，有些兒出乎軌範的。但想到他的行為，卻又不得不不然。代表先生，我敢宣誓，我除了希望和麥西斯戈納談話以外，並無有其他意念。我從調查的結果，知道他的生活上有某種事情，足以利用著強制他服從，我為著達到我

的目的起見，就想利用了這一點來控制他。假使這件事情的結果並不如此，那麼，我也不致於單獨負責……因此，在昨夜九點以前，我就進爵邸裏去。我知道那些僕人們都已出去了，故而他自已出來開門的那時候，他祇有一箇人在屋中。

那警監代表插口道：「麥歇，你現在所說的話，正像戈納夫人剛才所說的一般，都和事實顯然相反的。因為麥西斯戈納昨夜裏直到十一點鐘，方才回家。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兩種確定的證據：一箇是他父親的證明，第二箇是他的留在雪地上的足印。昨夜裏下雪的時間，從九點一刻起始，直到十一點才止。」

祁樂門雖乃爾並不覺得他所堅持的說話，將發生不良的影響，仍侃侃陳辯道：「代表先生，我所說的話，祇是依照事實而說的，並不會加什麼掩飾。現在我繼續說下去。當我走進這一間屋子的時候，那鐘上指著九點鐘還缺十分。麥西斯戈納以為我要向他尋覓，便把他的槍取了下來。我把我自己的手槍，先放在桌子上。我的手所按摸不到的地方，然後坐下來向他說道：『麥歇，我要和你說幾句話，請你聽著。』他並不動彈，又默

不發聲。於是我就開始說話了。我當時憑著爽直簡捷的態度，並沒有什麼引端的套語，解說我從中干涉的鹵莽，祇把我所預備的幾句話，直截痛快的向他說明。我說道：『麥歇，我已費了好幾箇月功夫，很仔細的調查你的經濟情形。你已把你所有的地產，每一呎都已典押盡了。你所簽的賬單，不久又將到期；到那時你一定沒有方法維持你的信用。你對於你的父親也沒有什麼希望，因為他自己的情況，也在困難之中。因此，你實在已破產了。我此刻到這裏來，原是要挽救你的』……他注視著我，仍舊不發一聲。但他已坐下來了。這一著我便覺得我的提議，似乎並不會引起他的不快。於是我從袋中摸出一束鈔票，放在他的面前。我繼續說道：『麥歇，這裏有六萬法郎，我準備買這一宅坡茨爵邸，和爵邸附屬的屋子和地畝，並且把這抵押的事情也結束了。我剛才所說的數目實在有這屋子固有的價值的兩倍以上。』……我瞧見他的眼光中閃了一閃。他就問我的條件。我說道：『祇有一箇條件，就是你應往美國去。』代表先生，我們這樣談了兩箇鐘頭。我的建議並不會引起他的惱怒。原來我早料到他是什麼樣的人物，否則我

也不致於輕易冒昧去見他。但他竟很貪心，要想增多價額，不過他卻絕對不敢提起戈納夫人的名字，我也不會提及過一次。這件事情的根由，原爲著一箇女子的幸福和終身的命運著想，但我們的談話，卻仍根據著平等的地位和相互的協義。後來我談得厭倦了，就接受了他的提議，談判就算終止。同時我又定意立即把這件事解決妥善，我們就彼此交換了一封信，一封信他說明把坡茨爵邸出賣給我；另一封信我允許他在離婚的事情宣布的日期，我再把購屋的同樣數目，匯到美國去給他。這一封信他立即放進衣袋裏去的……於是這件事就算解決了。在那箇時候，我確信他憑著充分的信任態度，接受我的說話。他對待我的神氣，已不像一箇仇人或一箇情敵，卻把我看做一箇給他效勞的人。他還把那小門上的鑰匙交給我，以便我從那田畝中穿過，回家去可以近些。可是最不幸的，當我站起來戴上帽子和穿上大衣的時候，卻忘記了桌子上的那一封他出賣屋子的信。在這一剎那中，麥西斯戈納忽而瞧到了一箇機會。他一定想到若把那封他親手簽字的信收回，便可保存他的產業，保存他的妻子，又可保這一注巨

款，他憑著閃電似的舉動，把那封信一手搶過，又把他的槍柄在我的頭頂上擊了一下。接著，他又把槍丟在地板上，雙手扼住我的咽喉。這一著棋子，他未免算錯了。我比他強壯得多，故而經過了一次激烈而短促的掙扎以後，我立即把他壓倒，我又從屋角裏找到了一條繩，把他捆了起來。代表先生，我的仇人的變計既然是突如其來的，我的應付當然也不得不如此了。我們先前既已講妥，他已接受了這一次交易，我自然要強迫他實踐了，至少也須實踐我所注意的一部分。我走了沒有幾步路，便上了第一層樓，我一些沒有疑惑，料想戈納夫人就在樓上，對於我們的談話一定已聽得了。我把懷中電筒扳亮了後，曾走進三間臥室裏去尋過。那第四間卻是鎖著。我在門上敲了一下，沒有回答。但在這箇當兒，一箇人既要幹一件事，他的路徑上當然容不得任何阻礙了。我會在一間室中，瞧見過一箇錘子。我就取了這箇錘子，把門擊破……正是，耐泰麗果在裏面，但已暈倒在地板上。我就把伊抱起，一直走下樓來，從廚房裏穿過。我一瞧見外面的積雪，立即想到我的足印很容易被人查明。但這有什麼關係呢？我是否有避去麥西斯

的追蹤的必要呢？當然不必的。他的袋裏既然有了六萬法郎，又執在我寫的一封信，允許他在他宣布離婚的日子，再給他同樣的數目，他自然肯把耐泰麗交給我，他自己的路了。我和他之間，和我們起先所約定的，原沒有什麼變動。不過有一點，他既不肯樂意的解決，我也祇能自動的取了我心愛的寶貴的抵押品走了。因此之故，我當時所害怕的，並不是怕麥西斯戈納事後要和我爲難，卻怕他的妻子也許惱怒斥責。伊如果明白了伊已做了我手中的一箇俘虜，伊又將說什麼話呢？……可是我所料想的斥責，竟然倖免。至於這裏面的理由，我想戈納夫人必已坦白的告訴你們了。你們知道愛和愛是互相吸引的。昨天晚上伊到了我的屋子裏後，因著感情的衝動，便據實承認伊對於我的感情，伊也像我愛伊一般的愛我。我們的命運，從此便聯合在一起了。在今天早晨五點鐘時，我們就一塊兒出發，卻想不到我們在法律上竟負什麼責任呢！

那樂門維乃爾的故事說完了。他的供述是從頭至尾直說的，好像一箇人記熟了一篇故事，一旦背誦出來，絕不能加入什麼穿插。

室中發生一種短時間的靜寂。在這當兒，霍登司低聲道：「這一回談話很近情理的，無論如何，在論理上確很符合。」

雷寧答道：「還有反面文章哩，你等著聽罷，那反駁的理由也很嚴重的，有一點更見得……。」

那警監代表果真辯駁道：「那麼，那戈納到底怎麼樣了呢？」

祁樂門問道：「麥西斯戈納麼？」

「是啊，你剛才的一番話，你的聲音態度，都表示著誠實不虛，我也很願意接受。可惜你忘懷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麥西斯戈納的結果怎麼樣呢？你說把他捆綁了留在這室中的，但今天早晨他竟已不見了。」

「代表先生，那是很容易明白的。麥西斯戈納接受了我的條件，一定已出去了。」

「從那條路出去的呢？」

「那自然是從那條通他父親的屋子的路去的。」

「那麼他的足印在那裏呢？那平鋪的積雪，是一種無可辯駁的證據，在你們爭鬥以後，我們在雪上祇瞧見你的足印，從這裏出去，我們爲什麼不瞧見他的足印呢？他回來以後卻不會出去，他到那裏去了呢？我們找不到他的足印……卻祇有……」

那警監代表忽放低了他的聲音。

「卻祇有幾箇到井邊去的足印，並且井的四周，也有不少足印。足見那最後的爭鬥地點，就在井旁……從那裏以外，便沒有什麼了……沒有一箇足印了……」

祁樂門聳著他的肩胛。

「代表先生，這一點你先前已說過了。照你的話，分明要把一種謀殺的罪，加在我身上。我在這一點上，實在沒有說話。」

「還有你的手槍，在離井邊十五碼遠的地點拾起來的。這件事你也有分辯的說話麼？」

「沒有。」

「還有一層上，夜裏村人們都聽得三次槍聲，你的手槍裏又失去了三粒彈子，這可也是偶然巧合麼？」

「不是的，代表先生，你說在井邊曾有過一次最後的爭鬥，這是不確的。因為我離去的時候，麥西斯戈納還捆綁在這一間室中，並且我的手槍也留在這裏。所以如果有人聽得過槍聲，這槍卻不是我放的。」

「那麼，這當真是一件偶然巧合的事麼？」

「這裏面的曲折，祇能讓警察們來解釋了。我的唯一的責任，在報告事實的真相。你此刻也不應再向我多問了。」

「但如果你所說的真相，和發見的事實互相衝突，那又怎麼樣呢？」

「代表先生，那可以知道那發見的事實是錯誤的。」

「你的話也不錯。但在警察們能夠查明這件事情，和你所說的故事，確合事實以前，那我不能不把你逮捕著。」

「那麼戈納夫人又怎樣呢？」

郝樂門問這句話時，顯得非常憂愁。

那代表並不回答。他和那警務委員交換了幾句說話，接著就吩咐一箇偵探，把那兩輛汽車先預備好一輛。然後，他回頭來向耐泰羅問話：

「夫人，你已聽得維乃爾的供述了。他的話和你所說的句句相同。據維乃爾說，當他把從這屋子裏抱出去的時候，你恰在昏暈之中。但你在路上的時候，可是始終在沒有知覺的狀態中麼？」

郝樂門的安閒的神氣，似乎增進了不少戈納夫人的勇氣。

伊答道：「麥歇，那時我當真沒有知覺，直到了那堡寨以後，方才蘇醒。」

「這是很出乎尋常的。那三次槍聲，這村子裏差不多每一箇人都聽得的，你可也聽得麼？」

「我不曾聽得。」

「那麼，在井旁邊發生的事情，你也不會聽見麼？」

「井旁邊並不會發生什麼事情。麥歇維爾已告訴你了啊。」

「那麼，你的丈夫又怎麼樣了呢？」

「我不知道。」

「夫人，你須明白，你應得幫助我們爲法律服務的人們；至少限度，你也應把所想到告訴我們。你可相信，你的丈夫因著會到他父親家裏去過，多飲了些酒，後來他的身體失了重心，便偶然失足落到井裏去的麼？」

「我丈夫從他父親家裏回來的時候，絕對沒有什麼醉態。」

「但他的父親說，他是飲過酒的，他的父親和他二人，曾同飲了兩三瓶酒。」

「他的父親的說話是不實在的。」

那代表有些不耐的樣子，辯道：「夫人，但那雪卻不會說謊啊。那雪上的一行的足印，明明顯著左右駁斜的狀態。」

「麥歌，我丈夫回來的時候，才交八點半，雪還沒有下呢。」

那代表忽而把他的拳頭在桌上擊了一下。

「夫人，你的話未免和證據矛盾了。那地上的積雪是不會說謊話的。你所說的那些不能證實的反辯，我也許還能接受，但雪中的那些足印……」

他說到這裏，竭力控制著他的感情。

這時那一輛汽車已開到窗外停止。那代表便立即定了主意，重新向耐泰麗說話。

「夫人，你必須盡你的能力，聽從官長們的命令，你須留在這爵邸裏面……」

那代表向旁邊的警長演了一箇手勢，吩咐把祁樂門維乃爾帶到汽車裏去。

這一對愛人的計劃失敗了，他們會合了不久，這時又不能不忍痛離別，並須在分隔的兩地，各奮全力，和他們的命運爭最後的勝著。

祁樂門走前一步，到了耐泰麗的近前，他們把一種淒鬱的眼光，互相交換了一下。接著，他向伊翰了一箇躬，就走出門口，跟著那警士們同行。

這時忽有一種命令聲道：「停步！警士們向右轉……那樂門維乃爾，你也站住著！」那詫異的警監代表，不禁回過頭來，室中的別的人們也同樣的望著。那聲音是從隔室中發出來的，那牛眼窗已開了。雷寧的身體從窗口裏穿了出來，揮著他的兩手。

「我請你們聽著……我有幾點意見發表，尤其是關係那雪中的敲斜的足印問題！這件事的重心，完全在這一點上。麥西斯並不會酒醉啊……」

他正要把他的腿從窗口裏跨出，霍登司還要想阻止他。他因向伊說道：「你留在這裏，不要動，沒有人會驚擾你的。」

他說完了話，便從窗口中一躍，落到了隔室之中。

那警監代表顯著驚奇的樣子。

「麥歇，你是誰呢？你又從那裏來的呢？」

雷寧一壁拍著他衣服上的灰塵，一壁答道：「代表先生，請寬恕我。我本來應當像別的人一般從正門裏進來的，可惜我來不及了。除此以外，我如果也從門裏進來，不從窗

口裏穿出，我的說話，也許不會有同樣的印象。」

那含怒的代表向著他迎上一步，厲聲道：

「你是誰？」

「我是雷寧親王。今天早晨，當這一位警長在這裏偵查的時候，我也是和他在一塊兒的。警長，可不是麼？自從那時起，我忙著的爲這件事調查，因此之故，我願意在你們偵查時到場。我找到了那小室中的一角……」

「你早已藏在那裏麼？你的膽子正不小啊！」

「一箇人既要偵查一件重要事情的真相，當然需要些膽力的。假使我不會到過這箇地方，那我也不能發見我先前所錯過的線索，並且我也不能知道麥西斯戈納昨夜裏不會酒醉。這一點就是這一箇疑團的鑰匙。我們知道了這箇，我們便得到了全案的解決了。」

那代表的地位覺得非常不安。他對於這一次的偵查，事前既沒有絕對的謹慎而保

住祕密，此刻對於這一箇從中干涉的來客，實在也沒法對付。

他咕嚕著道：「好，我們就把這件事索性解決了罷。你現在要請求什麼呢？」

「請求你的數分鐘的注意。」

「但有什麼作用呢？」

「提陳琴歇維乃爾和戈納夫人的無罪罷了。」

每逢在事情緊張而一切問題都等他解決的當兒，他總是有一種寧靜而安閒的神氣，不由的不使人驚異。霍登司起先也替他擔心驚懼，但到了這箇時候，忽而轉憂爲喜。伊忽自忖度道：「這兩箇人已得救了。我請求他保護這一箇可憐的少女。此刻他正要把伊從拘囚和絕望中救出來了。」

那樂門和耐泰麗二人，分明也有同樣的印象，而發生意外的希望。因爲他們倆彼此已站得很近，彷彿這一箇從天而降的生客，已給他們一種有力量的援手。

那警監代表聳著他的兩肩，說道：

「到了相當的時機，若要提陳他們的無罪，當然需要各方面的證明的。那時候你也可以被傳到庭的。」

「我想還不如立即在這地方提陳的好。如果耽擱一下，說不定有其他不幸的結果。」

「我此刻正忙著呢。」

「兩三分鐘便夠了。」

「兩三分鐘能夠解釋這樣一件案子麼？」

「我保證你決不會多一分鐘的。」

「你竟確信如此麼？」

「確實如此，自從今天早晨以來，我把這件事已思索得很熟哩。」

那代表覺得這一位貴人，正像水蛭一般黏膩，除了服從他以外，實在沒有別的應付的方法。他用一種戲笑似聲音問道：

「那麼，你的長時間的思索，可會使你能夠把麥西斯戈納此刻所在地點，告訴我們麼？」

雷寧摸出他的表來瞧了一瞧，答道：

「代表先生，他此刻在巴黎。」

「在巴黎麼？可是仍活著麼？」

「活著的，不但如此，他還充分的康健呢。」

「我很喜歡聽這簡話。但那井邊的足印，那遺棄的手槍，和那三次的槍聲，又有什麼意思呢？」

「那祇是一種陷害的計策罷了。」

「當真麼？這陷害的計謀是什麼人設計的呢？」

「就是麥西斯戈納自己。」

「這卻奇了。他有什麼目的呢？」

「他的目的，就在他的性命從此死去，而同時又可把兇手的罪名加在維乃爾身上。」

那代表仍帶著一種譏笑的意味，點頭道：「這真是一種聰明的理想。麥歇維乃爾，你覺得這理想怎麼樣呢？」

祁樂門答道：「代表先生，這箇理想我腦子裏也曾發生過一回的。在我從這裏離去以後，麥西斯戈納便想出了一種新的計劃，打算宣洩他的忿恨。他對於他的妻子又愛又憎，對於我更覺得是一種障礙的厭物。因此之故，他就利用了陰謀，向我們報仇了。」

「照你的話，麥西斯戈納的報仇方法，也要付很貴的代價啊。因為他若不如此，他還可以向你索取第二次的六萬法郎啊。」

「代表先生，你的話不錯，但他仍有另一種方法，可以得到這箇相同的巨款。我在調查戈納家產的經濟狀況時候，查出那父子倆都保著壽險。領款的人，也是父子倆互相交換的。那兒子死了以後，或假死的計謀成功以後，那父親就可去領取保險的賠款，轉

給他兒子。」

那代表仍帶著微笑，問道：「你可是說在你所說的這一種陰謀之中，那老戈納也和他兒子串同的麼？」

雷寧對於這一種有譏諷意味的問句，直截承認：

「代表先生，真是如此。那父子倆確是同黨。」

「那麼，我們可以在那老人家裏找到他的兒子了麼？」

「在昨天夜裏，你當然可以在他父親家裏找到他的。」

「後來他又怎麼樣呢？」

「他到龐畢納脫趁火車去了。」

「這祇是一種料想罷了。」

「不，這是實在的。」

「那也許是理論上的實在。因為你總會承認這裏面還絲毫沒有證據啊。」

那警監代表說到這裏，已不再等雷寧的回答。他覺得他善意的態度，已顯示得夠了，他的忍耐也應當有一箇限度。因此，他就定當使這談判立即終止。

他復述道：「絲毫沒有證據啊。」他說，著取起他的帽子，又道：「不但如此，你所說的一切，也沒有任何憑證，足以推翻那雪面上所留的確證。試想麥西斯戈納既然會到他父親屋子裏去避匿，他應當離去這屋子啊。他走的那一條路呢？」

「你不必多說了。維乃爾已告訴你了。他就是從這裏通到他父親的屋子的那一條路上去的！」

「但雪中並沒有足印啊。」

「有足印的。」

「那是他進來的足印，卻不是出去的足印啊。」

「那是同樣沒有分別的。」

「什麼？」

「那是很明白的。你總知道人們走路的方法，原不止一種。有時候，儼人若不依從了他的鼻子所指的方向，也一樣能夠進行的啊。」

「奇了，有什麼別的方法進行呢？」

「代表先生，就是反著身子向後退走啊。」

這幾句話本是很簡單的，但雷寧說的時候，聲音既很清澈，每一箇字音都念得十分準確。因此，便產生了一種完全的靜寂。那些在場的人，立即聯想到當時經過的事實。在一剎那間，便覺得這箇不可思議的祕密，立即變成了一種很自然的事了。

雷寧繼續他的抗辯。他把背心向著窗口，倒退著走去，說道：

「我如果要走到這窗口去，我當然可以一直走過去的。但我也可以背著身子倒退著走去。這兩種方法，都可以使我達到我的目的地的。」

接著，他又發出宏大的聲浪，繼續發表他的見解。

「這件事情的大概情形是這樣的：在昨夜八點半時下雪以前，麥西斯戈納從他的

父親屋子裏回來，過了二十分鐘，維乃爾方才到這裏來。他們經過了一度長時間的談判，又爭鬪了一次，前後共費了三箇鐘頭。等到維乃爾帶了戈納夫人離去這裏，麥西斯戈納因為爭鬪的失敗，滿懷怒氣，忽而他瞧到了一種最很毒的報仇機會。便想利用那雪上的足印，陷害他的仇敵。這一種狡猾的陰謀，你們果真已愛了他的愚了。於是他就計劃他的被殺的步驟，裝做在井邊被殺，又像他的屍身丟在井底的樣子，然後倒退著出來，一步一步的從那積雪上經過，從前門裏出去。就因著他的倒向的足印，別的人就信做是他進去時的足印了。

那警監代表再不能拘著譏笑態度了。這一箇奇怪來客，在數分鐘間，已使他感到他是一箇值得注意的人，卻不能戲笑輕視的。

那代表問道：「但他又用什麼方法，離他父親的屋子的呢？」

「在一輛馬車裏，那是再簡便沒有了。」

「駕駛這馬車的又是誰呢？」

「就是他的父親自己了。今天早晨，我和這一位警長瞧見過那輛馬車，並和他的父親談過幾句話。那時候老人正自駕著車子，照常往市集上去，那兒子卻就藏在車篷裏面。他在龐畢納脫上了火車，這時候當然已到了巴黎了。」

雷寧的解釋，正像他所允許的時刻，祇費了三分鐘功夫。他的說話完全根據著論理，和這案子的事實上的可能性。在這一件複雜的祕案之中，他竟沒有遺漏一箇節環。黑幕既已揭破那真相的全部，便完全顯露了。

戈納夫人快樂得流出淚來。耶樂門維乃爾也致謝這一箇聰明的奇人。他彷彿憑著什麼幻術家的魔杖，一擊之間，便把這件事情改換了一種狀態。

雷寧問道：「代表先生，我們可要一塊兒去瞧瞧這足印麼？你可願意去麼？今天早晨，我和這位警長造成了一種錯誤，就是我們祇察勘了那嫌疑兇手的足印，卻忽略了麥西斯戈納的足印。但當時我們怎能想到這足印會有吸引我們注意的價值呢？卻不料這案子的全部的關鍵，就在這一著上啊！」

他們一塊兒走到外面，不需多大功夫的觀察，便可見得有好多足印，都不很自然。有幾箇足印，顯著躊躇不進的樣子；有幾箇足印，足跟和足趾印得太深，而且每一步的距離的角度，也彼此不同。

雷寧說道：「這種失誤的痕迹是不可避免的。麥西斯戈納必須先經一番適當的練習，然後他的倒行的步驟，方能合得上他的尋常的行態。他的父親和他自己，一定也覺到這點，至少也覺得那足印的斜，和尋常的有些不同；因此，當那老人和警長談話的時候，曾聲言他的兒子上夜裏會飲過很多的酒。」他頓了一頓，又繼續道：「後來我因著感到了這一種作偽的理想，方才使我在這案子上發見光明。因為當戈納夫人說起他的丈夫並不會飲醉，我就想到這箇異形的足印。再進一步，這事的真相就大白了。」

那警監代表很坦白的接受了雷寧的見解，又笑著說道：「現在已沒有什麼可幹的事了，祇有打發幾箇偵探，把那箇活動的屍骸追回來便了。」

雷寧問道：「代表先生，你根據着什麼去捕他呢？麥西斯戈納在法律上並沒有犯罪。」

一箇人在井的四周亂踐了幾箇足印，把一支旁人的手槍換了一箇地位，又憑空開了三槍，或倒行著到他父親的屋子裏去，這種種都不能算是犯罪的啊。我們要向他要求什麼呢？那六萬的法郎麼？我想這並不是麥歇維乃爾的本意。他不見得有意要控告麥西斯戈納罷？」

祁樂門道：「當然沒有此意。」

「那麼，還有什麼理由呢？可是冒取保險賠款的處分麼？但這一點他的父親如果不去提款，也不能算什麼處分的。據我料想，他也一定不會去提款……好啊！這老人家來了！你們立刻可以明白一切哩。」

那老戈納一壁進來，一壁演著手勢。他的安開的姿態，這時變做了充分的憂鬱和忿怒。

他大呼道：「我的兒子在那裏呢？一定是這箇兇徒把他殺死了……我的可憐的麥西斯死了！唉，這箇奸惡的維乃爾！」

接著他忽把拳頭向祁樂門揚了幾揚。

那警務總監的代表突然道：

「麥歇戈納，有一句話對你說：你現在可打算要求一種壽險的賠款麼？」

那老人似沒有防備，答道：「不錯，你以為怎樣？」

「我以為不妥……你的兒子沒有死。人家還說你在他的這一箇小小的計謀之中，還是一箇串通的同黨。你剛才把他藏在車篷底下，送他往火車站去了。」

那老人把他的腳在地上頓了一頓，又伸直了他的手，彷彿要宣一箇嚴重的誓的樣子；但他呆立了一回，不聲不動，接著忽變了他的意念，採用了一種嬉笑的策略，他立即變了他的嚴肅的姿態，顯著和悅的狀態，縱聲笑道：

「這可惡的麥西斯，他竟想借著死的名義脫身了麼？好一箇流氓！他還想叫我索取了保險賠款寄給他麼？他竟想我會做這一種無恥的勾當啊……我的孩子，你真是看錯我了！」

老人說完了這幾句話，忽而跳著舞著，彷彿一箇善於尋樂的老人，聽得了一件有趣的故事一般，他不等人家答話，便回身退出。可是他並沒忘懷把他的大而粗釘的靴子，踏在他兒子先前遺留的足印上面，一路走出，竟不會遺漏一箇。

## 瑞典火柴

俄國安東乞呵甫著

## 安東乞呵甫 小傳

安東乞呵甫 Anton Pavlovich Chekhov 是一箇近代的俄國短篇小說名家。他家本是被解放的農奴。當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他坐於阿速夫海 AZOV 邊的坦干洛格 Taganrog。他先在本城的體育館裏肄業。到了一八八四年，便在莫斯科大學的醫科裏畢業。他行醫的時間不久。他的全力早就注意在文藝上面。他早期的作品，大半是滑稽性質，出版時所用的著作別署，叫做安忒軒柴孔脫 Antosha Chekonde。有幾篇這時期的作品，彙成一卷，標名叫做雜色的故事 P. aricolored Stories。不久就得到人們的歡迎。後來他的作品趨重於嚴正的格調，故而不到幾年，他在文壇上被認做一箇現代的俄國作家。到了一九〇四年七月二日，他因著肺癆病，死在黑森林的巴登惠勒 Badenweiler, Black Forest 年

齡還祇存四十四歲。

乞阿甫的大本營，雖然是短篇——他的小說的種數共達一百五十篇以上——但他在戲劇界上，也佔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最著名劇本，有海鷗 *The Sea Gull* (一八九六)，文耶伯伯 *Uncle Yanya* (一八九九)，三姊妹 *The Three Sisters* (一九〇一)，櫻桃園 *The Cherry Orchard* (一九〇四)。他也會寫過一篇長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經康斯頓 *Constance Garnett* 譯成英文的，共有十二卷，已由麥美倫 *Macmillan* 出版，另有卻爾斯 *Chapman* 列字納公司 *Charles Scribner* 也出版過他的三卷短篇小說，兩卷劇本。不過他的名字卻拼做柴霍甫 *Tchekhoff* 了。

這一篇瑞典火柴 *The Swedish Match* 是從那廚子的婚禮和其他小說 *The Cooks Wedding, and Other Stories* 一卷中選出，這一卷就是麥美倫 *Macmillan* 出版的。

一八八五年十月六日的早晨，哀司城第二區警察總署的辦公室中，來了一箇衣服華美的少年，聲言他的僱主——一箇退休的衛隊軍校，叫做麥克依凡拿茨格勞查甫的——已被人謀殺了。那少年的臉色灰白如紙，當他說話的時候，顯著極端的震駭；他的兩手不住的顫著，眼睛裏也露出恐怖的神氣。

那警署的署長問他道：「請問你是那一位呢？」

「我叫潑昔考甫，是格勞查甫的司賬員。我是一箇農業和工程學的專家。」

那警署署長跟著潑昔考甫和幾箇重要的證人，到了那發案地點的時候，所發見的情形如下：

有好多人都圍集在格勞查甫的住屋的左右。這件兇案的消息，已像電光一般的迅速，傳到了鄰近各處。這天恰巧又是休假的日期。於是鄰近許多村莊上的人們，都麇集在這箇地點。好多人在那裏切切私語，灰白和含淚的臉兒，到處都瞧得見。那格勞查甫臥

室的門還鎖著，鑰匙卻還留在門裏面的鎖孔之中。

當他們察驗門的時候，潑昔考甫說道：「那兇徒們分明是從窗口裏進去的。」

他們走進了園裏，那臥室的窗在園裏可以瞧得見。那窗口裏顯示著一種幽暗而含惡兆的氣象，窗上掛著一箇退色的綠幕，一角略略捲起，因此可以窺視到臥室裏面。

那署長問道：「你們可有什麼人在這窗口裏瞧過麼？」

一箇叫做奚菲倫的園丁，答道：「先生，沒有。他們都嚇得渾身顫著，誰也不敢到這裏來瞧的。」這園丁是一箇瘦小而灰髮的老人，他的臉兒也像是一箇退居的軍人。

那署長一壁在窗口裏瞧著，一壁歎息著道：「唉，麥克依凡拿茨！麥克依凡拿茨！我早

說你不會有好結果的。可憐的人，我對你說過的，你卻不聽。荒淫揮霍，不會有好結局！」

潑昔考甫說道：「這事應得謝謝奚菲倫。除了他以外，我們竟想不到這箇。他一箇人想到，也許發生了什麼岔子。今天早晨，他來見我，說道：『我們的主人爲什麼這許多時

候不醒呢？這一箇完全的星期之中，他還不會出過他的臥室的門哩。」

他說了這句，忽觸動了我，有一種思想，立即從我的腦子裏發動，自從上星期六以來，他還不會露過面，今天又是星期日了。七天的功夫，當真不是玩的啊！」

那署長不住的歎息道：「正是，可憐的人。他是一箇聰明而受充分教育的人，心腸又好。人家也許說沒有一箇人及得上他。不過他是一箇荒蕩子，願他登天國去罷！我對於他所遭遇的任何事情，都不覺得驚異的。」他又向另一箇證人說道：「史丹本，你立刻騎馬到我屋子裏去，打發恩特辣希格去報告警察隊長，麥克依凡拿茨已被人謀殺了！正是，然後你再到偵查員那裏去——他怎可以安安逸逸的坐著不幹什麼呢？讓他到這裏來。末後，你盡你的速力，去報告檢驗官尼古拉猶慕雷杞，也叫他到這裏來。等一等，我要寫一張條子給他。」

那警署署長派了幾箇看守的人在屋子四周，接著就到司賬員那裏去飲茶。十分鐘以後，他坐在一隻杌子上，很謹慎的鉗著一塊塊的糖，又飲著那熱得像炙煤一般的茶。

他向潑昔考甫說道：「這箇就是了……這箇就是了……一箇上流人，又很有錢……我們若用普希金的詞句，可以說他是女神們的愛物。但他得些什麼結局呢？一些沒有！他把自己葬身於酗酒荒淫之中，並且……這時候……他被人謀殺了！」

兩點鐘以後，那檢驗官的車子到了。這一位尼古拉猶慕雷把柴別呵夫，是一箇魁梧高碩的六十歲的老人，已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工作。在這全城之中，他是以誠實、智慧、努力和忠於工作見稱的。他有一箇片時不離的同伴，叫做杜可富斯基，那就是他的助手和祕書。這人身材很高，年紀還祇二十六歲，這時又陪著他同到那發案的地點。

柴別呵夫走進了潑昔考甫的室中，急忙忙和每一箇人握了一回手，便開口道：「諸位先生，怎會有這件事呢？怎會有這件事呢？麥克依凡拿會被殺麼？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那警署署長又歎著道：「原是啊！」

「慈悲的天啊！我還是上星期五瞧見他的啊。就在泰拉開可佛市場裏會面的那時

你不在場，我還會和他飲過一杯子伏茄麥酒呢。」

署長又歎了一聲道：「原是啊！」

他們互相嗟歎著，臉上都表示他們的驚恐。大家都飲了一杯茶，就走到發案的屋子裏去。

那警署的偵查員高聲喊道：「請讓讓路。」這一班人進了屋子以後，那檢驗官第一箇開始工作，察驗那一扇通臥室的門。這扇門是杉木質的，漆著黃漆，並沒有撬動過的痕迹，也沒有特殊的迹象，可算做案中的證據。於是他們就著手把門打破。

那檢驗官用了一把斧頭和一箇鑿子，在門上費了好一回功夫，果真打破了。他說道：「列位先生，我請你們沒有關係的人，不要進去。我請求這箇，就為著偵查上的便利：：偵查員，不要讓一箇人進去！」

柴別呵夫同著他的助手和警署的署長，把門推開以後，便一箇一箇的緩緩走入室中。他們的眼睛便接觸以下的景象：靠著那一扇單獨的窗子面前，有一隻很大的木牀，

牀上有一箇很大的羽毛的墊褥。在這縹緞的墊褥上面，有一條厚膩而破碎的被頭。一箇紗套的枕頭，也同樣的油膩，卻丟在地板上。牀的旁邊有一隻小桌，桌上放一隻銀表，和幾箇銀幣，總數約有二十箇考配克（俄幣名）還有幾根硫質的火柴，也留在桌上。除了這牀和一隻小桌，一隻單獨的椅子以外，室中竟沒有別的器物。那署長向牀底下瞧瞧，有兩打空瓶，一頂草帽，和一大瓶伏茄麥酒。桌子底下有一隻灰塵積滿的靴子。那柴別呵夫在室中瞧瞧了一周，忽現出發怒的神氣，臉上漲得通紅。

他緊握著拳頭，喃喃道：「惡漢！」

他的助手杜可富斯基靜悄悄問道：「但麥克依凡拿茨在那裏呢？」

柴別呵夫很粗率的答道：「請你不要插嘴。現在先請瞧瞧地板。」他瞧著了那警署署長，放低了聲音，繼續說道：「言琦拉夫戈士密樞，這是在我的經驗中第二件案子了。在一八七〇年，我經過一件同樣的案子。你當然還記得的，那是一箇商人叫做帕脫利得夫的命案。那案子和這件是同樣的。那惡漢謀殺了他，又把他的屍體從窗口裏拖出

去。

柴別呵夫走到窗口，把窗幕拉到一邊，很謹慎的推動那窗，窗便推開了。

「窗開了。可見這窗沒有下拴……哼……窗檻上有印迹呢。你們瞧見麼？這裏是一箇膝蓋的痕迹……有一人爬出去的……我們必須把窗子仔細的檢驗一下。」

杜可富斯基道：「地板上並無特殊的迹象，沒有血迹，也沒有抓擦痕迹。我所瞧見的唯一的东西，祇是一枚瑞典火柴。這裏就是據我記憶所及，麥克依凡拿茨不吸煙的平日他總用硫質火柴，卻不用瑞典火柴的。這枚火柴，也許可以做一種線索……」

柴別呵夫搖著他的手，呼道：「唉，請你閉口，他還是拘泥著他的火柴呢。我對於這些神經過敏的人們，委實耐不住。你不必瞧那火柴，還是去驗驗那牀罷。」

杜可富斯基察驗了牀以後，報告道：

「牀上沒有血迹，也沒有任何斑迹，也沒有新鮮的裂縫。枕頭上有幾箇齒印，有一種流質，曾經潑翻在被頭上，這流質的臭味卻是脾酒……這牀的大體的現狀，顯得曾經

有過一次爭鬪」

「你不告訴我，我早知道有過一次爭鬪了！沒有人叫你觀察爭鬪不爭鬪的事情。你不必去偵查爭鬪的事，還是……」

「一隻靴在這裏，另一隻靴卻不知去向了。」

「唉，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一定是當他在脫靴子的時候，被人家悶壓住了。他還來不及脫掉第二隻靴，就被……」

「唉，他又信口亂說了……你怎樣知道悶壓的呢？」

「那枕頭上有牙齒痕迹。那枕又非常摺縐，並且丟到了離牀六尺以外。」

「唉，這箇多嘴的人竟辯起來了。我們還是到花園裏去罷。你還是到花園裏去的好。不必在這裏窮搜亂尋。這種事沒有你的助力，我也會幹的。」

他們到花園裏以後，第一種工作就是察驗地上的草。那窗口下面的草，仍顯著踏倒

的痕迹。那窗下靠牆的牛蒡草，也有被人踏過的迹象。杜可富斯基又找得了幾枚折斷的嫩芽，還有一小塊棉絮，在那草梗的刺上，又發見了幾根深藍色的毛線。

杜可富斯基問澆普考甫道：「死者最後一身的衣裳是什麼顏色呢？」

「那是黃色的。」

「好啊，那麼，這箇穿深藍色的人，一定就是他們了……」

他把那草梗的刺割取了幾根下來，很小心的包在紙中。在這當兒，那警察隊長阿千白希史維塔哭，和那醫士透透依美也趕來了。那警察隊長和別的人招呼以後，立即開始他的偵查。那醫士是一箇頰長而瘦削的人，有一雙深陷的眼睛，一箇高長的鼻子，和一箇尖削的下頷。他並不和一箇人招呼，也不發什麼問句，坐在一箇斷樹根上，不住的歎息。

他說道：「那些塞爾維亞人又在那裏亂擾了！我不知道他們究竟要求些什麼！唉，奧斯大利！奧斯大利！這是你的工作啊！」

他們從窗的外面察勘，竟沒有什麼結果。但在那草上和四周的樹叢上察驗，卻得到了許多有價值的線索。杜可富斯基從草上查得了一條長而黑色的線痕，夾雜著不少斑點，從那窗邊發端，引伸入園，有好幾碼遠。這條線紋直到一棵紫丁香樹下面終止，那終點上另有一箇棕色的斑點。就在這標了香樹底下，又發見一隻靴子；這一隻靴子和那臥室中發見的一隻，恰成一雙。

杜可富斯基把那斑點察驗了一回，說道：「這是一箇舊的血迹。」

那醫士聽得了血的字樣，立起身來，懶洋洋的向那斑點上瞧了一瞧。

他喃喃自語道：「正是，這是血迹。」

柴別阿夫向杜可富斯基兇狠狠的瞧了一眼，說道：「既然有血，那麼，他不是被悶壓而死的了啊。」

「他在臥室中時，曾被人悶壓過的，但到了這裏，他們又用一種尖銳的器械刺他。樹下的血迹，顯見他躺在這裏比較的很長久的。那時候他們正自找什麼方法擡他，或

是找什麼東西把他擡出園去。」

「那麼，那靴子怎麼樣解釋呢？」

「那一隻靴子使我構成了一種理想。當他在上牀前脫靴的當兒，才遭人謀害的。那時他正脫下了一隻靴子，另一隻靴子卻剛才脫了一半。後來他因著被人拖擡，那脫了一半的靴子，便因震動而落下來了……」

柴別呵夫作譏笑聲道：「你的推斷力多麼神祕啊！你們請瞧瞧他。他看這件案子，竟如此容易。我不知道你幾時才能夠節制你的憑空的理論呢。你與其空辯，還不如帶些兒草回去分析分析罷。」

他們在察勘完畢，和把那周圍的景狀繪成了一箇圖以後，就一塊兒回到司賬員的室中，寫他們的報告。接著，就進午餐，在進餐的當兒，他們又談論了。

柴別呵夫開始發言道：「表、錢和其他一切，都沒有遺失，可見這件案子的目的，並不在乎圖利，正像二加二是四一般的明白了。」

杜可富斯基插口道：「這案子是一箇受教育的人幹的。」

「這箇理解有什麼根據呢？」

「我就根據著那枚瑞典的黑頭火柴。這裏附近的鄉人，還不知道用這樣的火柴哩。這種火柴祇有那些地主們用的，並且地主們也不見得全用。還有一層，我覺得這人至少被三箇人共同謀死的。兩箇人抱住了他，第三箇人動手悶壓。格勞查甫是強壯有力的，那些兇手們一定都知道的。」

「假使他是在睡眠之中，他雖強壯有力，又有什麼用呢？」

「那些兇手們進來的時候，格勞查甫正在脫他的靴子，他既然正在脫靴的當兒，那自然不是在睡眠中了。」

「現在把些事隨便亂談是沒有益處的你還是安逸些喫你的午飯罷。」

那圓丁奚弗倫端了一隻茶缸，放到桌上，說道：「諸位貴官，據我想來這一種兇惡的行爲，定是那聶谷拉歐甲幹的。」

潑昔考甫道：「那是有可能性的。」

「這箇聶谷拉歌甲是什麼人呢？」

奚弗倫答道：「貴官，他是主人的侍僕。若不是他，又是什麼人呢？」

「他是一箇流氓，一箇醉漢，又是一箇浪蕩子。他常常把伏茄酒送給主人的，又常常侍奉他歸睡……若不是他，又有什麼人呢？還有一句話，我不能不報告你聽。這箇流氓會有一次在酒店裏誇口，他力能謀殺主人。這就是爲了阿古爾加的緣故，爲了一箇婦人的緣故……他結識了一箇兵士的……子，我們的主人也看中了伊，和伊非常親密，他就因此含怒。他此刻正醉倒在廚房裏。他還在那裏哭呼，聲言很懊悔一件事……」

潑昔考甫道：「那自然，無論誰何都會因著阿古爾加發怒的。伊是一箇兵士的妻子，一箇鄉下婦人，但是……麥克依凡拿茨竟把伊叫做娜娜，這娜娜確實有些兒迷人的……」

那檢驗官用一塊紅色的手巾，吹著他的鼻子，接嘴道：「我已瞧見過伊了。我知道的。」

「杜可富斯基臉上顯著紅色，又把他的眼光垂下。那警署署長把他的手指在他的小碟上彈作鼓聲。那警察隊長一壁咳著嗽，一壁在他的護書夾中搜尋什麼東西。祇有那醫士一人聽得了阿古爾加和娜娜的名字，卻並沒有什麼表示。柴別呵夫吩咐把聶谷拉歇甲傳喚進來。聶谷拉歇甲是一箇瘦長的少年，有一箇尖長的鼻子，深陷的胸膛，穿一件深色的外掛，就是他主人的舊物。他走進了潑昔考甫的室中，便走到柴別呵夫面前，深深的鞠躬到地。」

他的臉上現著困倦的容色，又有眼淚的痕迹。他仍醉著，幾乎不能站立。

柴別呵夫問他道：「你的主人在那裏呀？」

「貴官，他已被人謀殺了。」

聶谷拉歇甲說了這句，眼睛霎了幾霎，又哭起來了。

「我們知道他是被人謀殺的，但他此刻在什麼地方呢？他的屍體在那裏呢？」

「他們說那屍體從窗口裏拉出以後，已葬在花園裏了。」

「哼……我們偵查的結果，竟早已傳到了廚房中去了……這卻壞事了。我的好人！當你主人被殺的晚上，你在什麼地方呢？那不就是星期六晚上麼？」

聶谷拉歐甲擡起了頭，伸長了頸子，作尋思的樣子。

他道：「貴官，我不能說那時我醉著，我記不得了。」

杜可富斯基搓著他的兩手，嘻了一嘻，低聲說道：「找一箇時間和地點的證人看！」

「唉！但你主人的窗子下面，爲什麼會有血呢？」

聶谷拉歐甲又仰起了頭思索。

警察隊長說道：「想得快一些。」

「等一等，貴官，那血是從一件小事情上來的，我殺了一隻世雞，我殺的時候在雞的咽喉上割了一刀，那雞忽而從我的手中掙落下來，便亂飛了一回……這就是那血的來由了。」

園丁奚菲倫證明聶谷拉歐甲每晚上總要殺一隻雞的，並且殺雞的地點也不拘一處。這一次那隻殺了一半的母雞，曾在花園中飛逃的一回事，雖然沒有人瞧見，但這件事卻也是可能的。

杜可富斯基道笑：「好一箇愚駭的證人！」

「你可曾和阿古爾加有什麼關係麼？」

「正是，我已犯過罪了。」

「那麼，你的主人會從你手中把伊奪去了的麼？」

「不是的，這一位密司脫發昔甫會將伊從我的手中誘去；我們的主人又從密司脫發昔甫手中將伊佔奪了去。這就是這事情的經過了。」

撥昔考甫現出些不安的神氣，用手搓著他的左目。杜可富斯基的眼光釘住在他的臉上，覺察了他的不安，便驚異起來。他瞧見那司賬員的兩眼，穿著深藍色的袴子，起先竟沒有注意到。因著這條袴子，使他記憶到牛蒡草上發見的藍線。柴別阿夫也把懷疑

的目光瞧著澆昔考甫。

他向聶谷拉歐甲說道：「你可以去了。密司脫澆昔考甫，此刻我要向你問幾句話。我想上星期六，你當然是在這裏罷？」

「正是，在十點鐘時，我會和麥克依凡拿茨一塊兒進晚餐。」

「以後怎麼樣呢？」

澆昔考甫又不安了，離了座位立起身來。

他喃喃說道：「以後……以後……我當真不記得了。那時我會飲過好多量的酒……我不記得那天我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睡的……你們爲什麼把這種神氣瞧我呢？你們竟彷彿當我是謀殺他的了！」

「你的醒的時候在什麼地方呢？」

「我醒轉來時，卻在僕役們廚房中的爐竈上面……這一點他們都能够證明的。我怎樣到爐竈上去，我自己也不能說……」

「你不必自己驚擾……你可認識阿古爾加麼？」

「認識的，但並不怎樣熟悉。」

「伊後來可是離了你和格勞查甫接近麼？」

「是的……奚菲倫再拿些葷來言荷拉夫戈士密樞，你可要飲些茶麼？」

這時候室中造成了一種慘痛的靜寂，竟延長了五分鐘之久。杜可富斯基控制著他的舌子，但他的利劍般的眼光，卻注視在潑昔考甫的臉上，那臉色卻漸漸兒泛白了。這箇靜境，被柴別呵夫的語聲所衝破。

他道：「我們應到大屋中去，和那死者的妹妹瑪麗伊文諾那說幾句話了。伊也許可以供給我們些證據。」

柴別呵夫和他的助手向潑昔考甫致謝了午膳。接著，他們便遇見了格勞查甫的妹妹。伊是一箇四十五歲的處女，這時正跪在一箇高大的家族神位的龕前。

伊瞧見了來客們的手中，執著護書夾和帽子，又見了帽子上的帽章，臉色忽而變白。

了。

那起勁的柴別呵夫開口道：「第一點，我們在你禮拜的時候來騷擾你，應得道一聲歉。我們來見你，有一種請求，你當然已經聽得了罷？你哥哥的被害，裏面有一種懷疑，你總知道上帝的旨意，死亡是沒有人逃免的，無論貴官和平民，都是一例的。你不能幫助我們一下，在這件案子上供給些兒線索麼？」

瑪麗伊文諾那的臉色越變越白了。伊把兩隻手掩住了面部，說道：「唉，不要問我，我不能告訴你們什麼，沒有什麼。我求求你們，我不能說什麼……我能做什麼呢？唉，不，我關於我哥哥的事，沒有一句話。我與其說話，寧可就死！」

伊說到這裏，眼淚忽奪眶而出，接著，便逕自往別室中去了。那些官吏們面面相覷了一回，祇得聳肩退出。

當他們從那大屋裏出來的時候，杜可富斯基詛咒著道：「這女子正可惡！伊明明知道什麼事情，卻隱藏著不肯說。那女僕臉上，也有一種特殊的表示……你們且等一回，

「你不必自己驚擾……你可認識阿古爾加麼？」

「認識的，但並不怎樣熟悉。」

「伊後來可是離了你和格勞查甫接近麼？」

「是的……奚菲倫再拿些葷來。言癸拉夫戈士密樞，你可要飲些茶麼？」

這時候室中造成了一種慘痛的靜寂，竟延長了五分鐘之久。杜可富斯基控制著他的舌子，但他的利劍般的眼光，卻注視在潑昔考甫的臉上，那臉色卻漸漸兒泛白了。這箇靜境，被柴別呵夫的語聲所衝破。

他道：「我們應到大屋中去，和那死者的妹妹瑪麗伊文諾那說幾句話了。伊也許可以供給我們些證據。」

柴別呵夫和他的助手向潑昔考甫致謝了午饌。接著，他們便遇見了格勞查甫的妹妹。伊是一箇四十五歲的處女，這時正跪在一箇高大的家族神位的龕前。

伊瞧見了來客們的手中，執著護書夾和帽子，又見了帽子上的帽章，臉色忽而變白。

了。

那起勁的柴別呵夫開口道：「第一點，我們在你禮拜的時候來驚擾你，應得道一聲歉。我們來見你，有一種請求，你當然已經聽得了罷？你哥哥的被害，裏面有一種懷疑，你總知道上帝的旨意，死亡是沒有人逃免的，無論貴官和平民，都是一例的。你不能幫助我們一下，在這件案子上供給些兒線索麼？」

瑪麗伊文諾那的臉色越變越白了。伊把兩隻手掩住了面部，說道：「唉，不要問我！我不能告訴你們什麼！沒有什麼！我求求你們！我不能說什麼……我能做什麼呢？唉，不，我關於我哥哥的事，沒有一句話！我與其說話，寧可就死！」

伊說到這裏，眼淚忽奪眶而出，接著，便逕自往別室中去了。那些官吏們面面相覷了一回，祇得聳肩退出。

當他們從那大屋裏出來的時候，杜可富斯基詛咒著道：「這女子正可惡！伊明明知道什麼事情，卻隱藏著不肯說。那女僕臉上，也有一種特殊的表示……你們且等一回，

我們總須弄一箇水落石出的。」

這天晚上，柴別呵夫和他的助手在那慘淡的月光之中，同車回去。他們坐在車中的時候，他們的腦子裏各自盤旋著日間的事情。他們倆都靜悄悄的，也都是很疲倦的樣子。柴別呵夫最不喜歡在路上談話。杜可富斯基雖然喜歡多嘴，這時因著順從老人的意志，也箝制著他的舌頭。可是到了那途程的將近終點，這少年再按捺不住了。

他道：「那聶谷拉歇甲在這件案中，一定有分的。任何人瞧了他的狀態，便可知他是一箇什麼樣人……他對於時間和地點的問題，既不能證明，別的已可想而知。還有一點，也沒有疑惑的就是他不是這案中的主謀人，卻祇是一種愚蠢而被動的器械罷了。你可同意麼？那箇不信實的發昔考甫，在這件事上也佔著一箇重要的地位。他的藍色的袴子，他的不安的神情，他的因著犯案以後的恐怖而致睡在爐竈上面，還有他和阿古爾加的關係，和他在發案時的地點時間，也不能證明，那都是顯明的疑點啊。」

「你再努力些罷，你將要獲得全功哩！據你的見解，如果一箇人認識了阿古爾加，就

可以把他當做兇手了！唉！你這箇昏憤的頭腦！你祇能去吮你的酒瓶，卻不宜偵查什麼案子的！你從前也會追隨過阿古爾加的，那可能說你在這伴案中，也是有分的麼？」

「阿古爾加也會在你家裏當過一箇月廚娘，可是……我不要說什麼，在星期六晚上，我和你一塊兒鬪紙牌，我瞧見你的，否則，我也許也要推想到你身上來了。我的好先生，這女子並不是這案子的主因，那主因卻是一種猥鄙陰惡的感情……那箇不信實的少年，不願意落伍，卻充滿了好勝的虛榮心。你可瞧得出麼……他期望著找一箇報仇機會。他的厚厚的嘴唇，足證他是耽於肉慾的人物。你可記得當他把阿古爾加比較娜娜的時候，他的嘴唇怎樣嘔過一嘔麼？這明明可見這箇無類的慾火，正自熱炙呢。這一點已足夠使他幹謀殺的勾當了，這兩箇人已在我們的手中了。第三箇人又是誰呢？那聶谷拉歇甲和潑普考甫是動手捉住他的人，那箇悶壓的人又是誰呢？潑普考甫是沒有膽子的，很容易發生窘促不安，他委實是一箇懦夫。像聶谷拉歇甲這樣的人，也不像是一箇枕頭悶壓的。他動起手來，一定要用一柄斧頭和一箇木槌……那第三箇

人，一定就是動手悶壓的人，但這人究竟是誰呢？」

杜可富斯基把他的帽簷拉到眼睛，低倒了頭尋思。他保持他的靜默，直到那車子停在檢驗官的屋前。

他進屋的時候，忽而呼道：「著啊！」他把外褂卸了下來，又呼道：「著啊！尼古拉猶慕雷杞！我不知道怎樣我起先竟想不到這箇。你可知道那第三箇人是誰麼？」

「請把這件事拋開一回罷！晚餐已預備了，坐下來進晚餐罷！」

柴別阿夫和杜可富斯基坐下來進餐。杜可富斯基自己斟了一杯子伏茄酒，立起身來，舉著杯子，張大了炯炯的眼睛，說道：

「現在我來告訴你。那箇和潑昔考甫同謀而動手悶壓的第三箇人，是一箇女子。我就是說那箇被害人的妹妹，瑪麗伊文諾那！」

柴別阿夫飲了一口伏茄酒，咳起嗽來。他的眼睛卻注射在杜可富斯基的臉上。

「你可是……不很安全麼？你的頭……可是不很爽健麼？你的頭有些痛麼？」

「我很健全啊很好，就算我的頭腦不清楚了，但伊對於我們的那種不安狀態你又怎樣解釋？伊爲什麼拒絕答覆呢？你也許要說這是小事——很好！但你可曾想到他們中的地位麼？伊是憎惡伊的哥哥的！伊是一箇舊教的信徒，他卻是一箇不信神道的荒蕩者。這就是他們中間厭惡的主因了。大家都說他曾向伊說過，他是一箇撒但（指魔鬼）的使者！他時常當著伊的面，實現他的宗教觀念。」

「唉，以後怎麼樣呢？」

「你不明白麼？伊是一箇舊教信徒，因著一時的幻念，便把他謀殺了。伊不但殺死了一箇荒蕩的惡漢，伊還給世界上除了一箇反教的叛徒。因此，在伊的幻想之中，這件事還是伊對於宗教的一種功績。唉，你還不知道這些老處女，這些舊教信徒哩！你應讀讀杜思拖夫斯基的作品，還有利思柯夫和配乞斯基怎樣說呀？一定是伊！一定是伊！我可以把我的性命做一箇東道，伊把他壓死的。唉，這箇陰謀的婦人！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伊站在那神龕的面前，豈不是故意要迷亂我們的眼光麼？伊也許自己說道：『我可以站

在這裏禱告。他們必以為我心中非常安靜，並不想到他們會來探問。」在兇案之中，往往有這種的詭計的。親愛的尼古拉，猶慕雷！我的親愛的人！請把這件案子交付我，讓我去澈究到底！我的好人，我已把這件案子開了頭，我要澈究到底呢。」

柴別阿夫搖了搖頭，又顯著怒容。

他道：「我也同樣願意把困難的案子讓我自己擔任。你的現在的本分，就應得制止你自己，不再向前進行。你的職務，就是把我所指授你的錄下來便了！」

杜可富斯基臉上漲得通紅，走出室去，把門關的合上。

柴別阿夫目送他出去，自言自語道：「這箇流氓確是一箇很聰明的人，當真很聰明，不過太躁急些罷了。我要到市集上去買一匣雪茄給他，做一種禮物呢。」

心下一天早晨，有一箇大頭厚脣的孩子，從格勞查甫屋子裏來。他自稱是看羊的談桌爾，他供給了一種很有意味的消息。

他說道：「那天我飲了一些酒，在我的親戚家裏直耽擱到半夜以後，方才辭出。我回

家的時候，仍舊醉著，因到河邊去洗一箇澡。我在洗澡的時候，竟瞧見了一種奇怪的景狀。有兩箇人從那隄岸上過來，負擔了一種黑色的東西。我向他們呼叫道：「喂！」他們就便沒命的逃去，逃的方向，就向那梅克利美的廚屋後園。他們當時所負擔的，如果不是主人，你儘可把我打死！」

就在這天的傍晚，潑昔考甫和聶谷拉歇甲被官中捕去，隨即解送到了鎮上。他們到了鎮上，立即關閉在囚塔裏面。

## 二

十二天過去了。

這是早晨時分，那檢驗官尼古拉猶慕雷在他的屋中，靠著一隻綠色桌子讀報，報上正載著這一件格勞查甫的案子。杜可富斯基卻在室中急忙忙的踱來踱去，真像一隻野狼關閉在籠子裏一般。

他摸著他的少年的短髮，向他的僱主道：「你既已承認了聶谷拉歌甲和潑昔考甫是有罪的了。但你爲什麼又不承認那瑪麗伊文諾那是有罪的呢？你難道還嫌證據不充分麼？」

「我不會說我不相信，我也感覺到這點；不過我還不能深信……我們沒有實際的證據。這完全是理論的證據。譬如你說的宗教上的幻念，還有……」

「那麼，你也可以有實際的證據的啊。譬如一把斧頭，和幾條有血迹的皮單等等……你們懂法律的真厲害！好，我可以把證據提出來。請你把對於這案子的疑惑不定的心理取消了罷。你的瑪麗伊文諾那，委實應流到西比利亞去的。我可以證實給你瞧。如果論理論的證據還不夠，我還有物質的證據……我可以使你明白我的理論是怎樣確實的。祇要你能讓我再進行一步！」

「你在那裏講什麼呢？」

「那瑞典火柴！你忘懷了麼？我還沒有忘懷哩。我要查明那箇在死者室中擦這枚火

柴的人。這火柴不是聶谷拉歇甲擦的，也不是潑昔考甫擦的，也不是在搜檢時那些有火柴的人擦的。那是第三箇人擦的，那就是瑪麗伊文諾。那這一點我可以證明的。祇要你讓我坐了車子出去兜一回，向各處查問查問……」

「唉，很好，坐下來……現在我們再來審問一下。」

杜可富斯基靠桌子坐下，伸著他的鼻子，開始讀報。

那檢驗官尼古拉猶慕雷把柴別阿夫吩咐道：「把聶谷拉歇甲帶進來！」

一回兒，聶谷拉歇甲帶進來了。他的臉色灰白，身體也瘦得像枯柴一般。他不住的顫著。

柴別阿夫開口道：「聶谷拉歇甲在一八七九年，你被判了竊盜罪，受過拘禁的刑期。到了一八八二年，你又第二次行竊，又第二次入牢……我們都已知道了……」

聶谷拉歇甲的臉上，現出一種驚奇。這檢驗官的智能，使他非常喫驚。但轉瞬之間，他驚駭的表示，又變做了憂懼。他忽而哭泣起來，因請求放他出去洗洗臉，定一定神。於是

他重新被人帶引出去。

檢驗官又吩咐道：「把潑昔考甫帶進來。」

潑昔考甫帶進來了。這少年的臉容，在十二天中竟大大的改變。他的消瘦而憔悴眼光中，又露著一種昏憤的神氣。

柴別呵夫道：「潑昔考甫，坐下來。我希望今天你應得知趣些，不要像別的幾次那麼一味狡賴。你從被捕以後，始終不承認你在格勞查甫的兇案上有分。其實有不少的證據，都明明指著你。這真是沒意識的。須知據實的供認，足以減輕處分的。今天我和你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如果你今天還不承認，明天要來不及了。來，來，你告訴我們罷……」

潑昔考甫低聲道：「我不知道什麼。我也不知道你的證據。」

「那是沒有用的！好，現在索性讓我來把這件事給你說一遍罷。在星期六晚上，你坐在格勞查甫的臥室中，和他一塊兒飲伏茄酒和脾酒。」（這時候杜可富斯基把眼光凝視在潑昔考甫臉上，在柴別呵夫講述的時間，他始終沒有移視他處。）「那時聶谷

拉歐甲在旁邊伺候你們。到了十二點和一點之間，格勞查甫對你說，他要睡了，他每晚在這時候睡的。當他脫他的靴子的時候，他還吩咐你幾句關於產業上的事情。就在那時，聶谷拉歐甲和你二人交換了一種暗號，便把你們的飲醉的主人捉住了，把他掀高床上。你們中間的一箇人，坐在他的足上，另一箇人坐在他的頭上。在這時候，有一箇穿黑衣的女子從甬道裏進來。這女子是誰，你當然知道的。伊在事前已和你們約定，在這件案中，伊將擔任什麼工作。伊取起了一箇杪頭，壓住他的呼吸，使他悶死。當掙扎的當兒，那燈已熄滅了。那女子從伊袋中取出一匣瑞典火柴來，點亮了蠟燭。這情形不是對的麼？我瞧你的臉色，便知我現在所說的是真確的好，再說下去……你們把他悶了一回，又確知他已斷了氣，然後你和聶谷拉歐甲二人，把他從窗口裏拖出，放在相近牛蒡草的地上。你們又怕他蘇醒過來，故而還用什麼銳器刺了他一下。然後你們擡著他到紫丁香樹底下放下。你們在那裏休息了一回，又考慮了一回，便重新把他擡起，從那圍籬上擡舉而出。接著經過大道，相近隄岸旁邊，忽被一箇鄉下人嚇了一嚇。唉，你怎麼樣

了呀？」

濱昔考甫臉色像白紙一般，站起身來，身子向左右搖曳不定。

他道：「我不能夠呼吸了好極……就算這樣罷……祇要讓我出去……對不起。」

濱昔考甫被人帶引出去。

柴別阿夫伸伸他的四肢，表示很安逸的樣子。他說道：「他到底承認了！他已失敗了！

我的方法也多麼巧妙啊！」

杜可富斯基笑道：「並且他對於那穿黑衣的女子也不辯賴。不過我對於那枚瑞典火柴，還覺不能釋懷。我再耐不住了。再會我去了！」

杜可富斯基戴了帽子出去。柴別阿夫又開始究問阿古爾加。

阿古爾加聲言伊絕對不知道什麼。

伊說道：「我和你住在一起，卻不會和別的人同住過啊。」

這晚上六點鐘光景，杜可富斯基回來了。他顯著特殊的驚惶。他的兩手顫動得不能

解他外衣的鈕子，他的面頰像火炙一般。那分明他一定已帶著消息回來。

他衝進了柴別呵夫的室中，把身子倒在一隻圈手椅上，呼道：「哈哈，我敢憑著我的榮譽宣誓，我此刻才相信我自己的天才哩！聽著，那魔鬼正作弄我們呢。老朋友，你聽了要詫異的！這事使人發笑，又使人憂慮。你手掌中不是已經有三箇人麼？我已找出了第四箇兇手——應得說女兇手。因為這是一箇婦人唉，怎樣一箇婦人啊！我情願捐棄我十年的壽命，卻祇須能夠和伊的肩頭觸摸一下。但是……聽著，我坐車子到格勞查甫家去，在他屋子的附近兜了一箇圈子，一路上向店舖和各客寓購買瑞典火柴，每一處都回答沒有。我幾乎失敗了二十多次，但到底又得到了希望。我兜了一天的圈子，直到一小時前，方才得到了我所要求的東西。在距離這地方兩哩路外，我買著了一包十二匣子的火柴，可是這包中竟缺少了一匣。我立刻問他們：『誰買去這一匣的呢？』他們答道：『有一箇女子買去的。伊覺得這火柴好玩，因為這火柴擦起來有聲音的。』我的好人！尼古拉猶慕雷把柴別呵夫！一箇人曾經出了學校，又研究過加波掠的偵探術，他

所成就的事情，委實是意想不到的啊！從今天起，我不客氣要自認爲……唉……好，我們去罷！」

「到那裏去？」

「到那第四箇婦人那裏去啊……我們應當快些了，否則，我的神經也許因著不耐而爆裂了！你知道伊是誰麼？你永遠猜不到的。伊就是我們警署署長言辯拉夫 戈士密樞的少年妻子，名字叫做亞爾茄配脫洛。那一盒火柴，就是伊買的。」

「你……你……可是你又昏了麼？」

「這是很自然的。第一點，伊是吸紙煙的；第二點，伊和格勞查甫正迷戀著格勞查甫，卻因著阿古爾加的緣故，拒絕伊的愛。伊因此要報仇了。我現在記得了。有一次我瞧見他們倆在廚房的紗窗後面，他正吸著伊的紙煙，把煙噴在伊的臉上，伊卻不住的詛呢他。但你跟我去罷，快些，天已黑了……我們走罷！」

「我還不致於如此發狂，聽了一箇孩子的說話，竟會在夜間去驚擾一箇尊貴可敬

的女子。」

「尊貴可敬……那麼，你是一箇乞丐，不是一箇檢驗官了。我本不敢得罪你，但你此刻卻逼我如此的你箇乞丐。你箇老頑固來，來，好尼古拉猶慕雷杞，我求求你去罷。」

那檢驗官搖首拒絕，又頓足表示厭惡。

杜可富斯基作懇求聲道：「我求求你，你不必爲我的緣故，但爲了公道的緣故，也應應許我。我當真懇求你。請你允准我這一次。你一生之中，就給我這一次的恩典罷！」

杜可富斯基見柴別呵夫仍沒有允准的表示，竟跪了下來。

「尼古拉猶慕雷杞，你做一次好事。如果錯疑了那箇婦人，隨便你叫我流氓，沒價值的惡徒！你知道這是一件重要案子。這一件案子委實比小說還要離奇。如果破了這件案子，你的名譽一定傳遍俄國的全境。以後，他們一定會把重要的案子請你辦理。你這頑固不通的老人，現在總明白了罷！」

那檢驗官緊縐著雙眉，勉強伸出手來，取他的帽子。

他說道：「罷了，你總是中了魔哩！我們就走一趟罷。」

當那檢驗官的車子，停在警署署長的門口的時候，天色已完全黑暗了。

柴別阿夫伸手按門鈴的時候，嘴裏咕著道：「我們委實太荒謬了。我門不是來驚擾人家麼？」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不用驚嚇，我們可以說我們車上的彈簧斷折了。」

一回兒，有一箇長身肥白的婦人出來開門。這婦人約摸二十三歲，黑色的眉毛，和櫻紅的嘴唇，原來就是亞爾茄配脫洛。

伊含著笑容，向二人招呼道：「唉，好極了！你們恰巧來和我一塊兒進晚餐。我的言荷拉夫、戈士密，不在家裏。他在敬師家中。但我們不必等他的，請坐下來。你們不是從什麼地方調查來麼？」

柴別阿夫答道：「正是……我們斷折了一箇彈簧。」他說著已走進了客室，坐在一隻安樂椅上。

杜可富斯基向他附耳說道：「你應得突如其來的說出來，使伊不能準備。」

「一箇彈簧……唉……是的，我們剛才到了……」

「我對你說了，你應得突然間乘伊不備！如果你吞吞吐吐，伊也會猜想得到的。」

柴別阿夫立起身來，走到窗口，低聲道：「唉，照你的意思幹罷，但把我除外了。我不能辨！你煮了這箇羹糊，你應得自己吃！」

杜可富斯基走到那署長夫人的面前，纒著他的長鼻，開始道：「正是，那箇彈簧。我們不是來……吃夜飯的，也不是來瞻言癸拉夫戈士密樞的夫人，我們來問你，你所謀殺的麥克依凡拿茨格勞查甫，在那裏呀？」

「什麼，麥克依凡拿茨呀？」那署長夫人答話的時候，臉上突然間暈出一陣紅潮，繼續道：「我……不知道啊！」

我們憑著法律的名義問你格勞查甫在那裏呀？我們一切都知道了。」

署長夫人的眼光，竟不敢和杜可富斯基的眼睛接觸了。伊緩緩的問道：「你們從什

麼人知道的呢？」

「請你告訴我們，他在那裏？」

「但你怎樣查出來的呢？誰告訴你的呀？」

「我們一切都知道了。我仍憑著法律的名義問你。」

那檢驗官的勇氣，竟因著這女子的侷促不安的狀態而提高了。他也走到伊的面前。

「你告訴了我們，我們便可以立即去了。否則，我們……」

「你們要他幹什麼呢？」

「夫人，你這問句有什麼意思呢？我們要問你這事的事實，你卻顫動著，而且驚惶不

安……正是，他已被人謀死了。你如果要我說得明白些，他就是被你謀殺的，你的同黨

已把你供出來了。」

那署長夫人的臉色完全灰白。

伊扭著伊的手指，低聲道：「跟我來罷。他被藏在浴室裏面。但願你瞧著上帝分上，不

要告訴我的丈夫。我懇求你們，這件事要使他受不住的。」

署長夫人從牆壁上取了一箇大鑰匙，引了伊的兩箇來客，穿過了廚房和一條甬道，走到那空場上去。場上完全黑暗，天空中又下著細雨。署長夫人在前面引路，柴別阿夫和杜可富斯基跟在伊的後面，從那長草上穿過，鼻子裏嗅著污水和野苧麻的臭味，同時又發出一種沙沙的聲音。這空場很大，走了一回，覺得地上已沒有污水的池潭，卻像是耕種的田畝。黑暗中他們還瞧得見許多樹形，就在這些樹木中間，有一間小屋，屋面上突出一箇灣形的煙窗。

署長夫人說道：「這就是浴室。但我懇求你們，不要告訴任何人。」

柴別阿夫和杜可富斯基二人到了那浴屋的門前，門上有一把大鎖。

柴別阿夫向他的助手附耳道：「預備你的蠟燭頭和火柴罷。」

署長夫人開了門上的鎖，讓兩箇來客進去。杜可富斯基擦著一枝火柴，把門口照亮了。室的中央有一隻桌子，桌上有一隻小小的銅質茶缸，旁邊另有一隻湯碗，還剩些冷

的白菜湯在碗中。此外另有一隻盤，盤中染著些醬油的斑漬。

「走進去啊！」

他們走進了第二間室，那就是浴室了。浴室中也有一隻桌子，桌上有一隻大盤，有一大盤火腿，一瓶伏茄酒，還有盆子刀叉等等。

「但他在那裏呢？……那謀殺的人在那裏呢？」

署長夫人低聲道：「他在最高一層架上。」

伊的臉色越發見得慘白了，渾身都見得顫動。

杜可富斯基一手中執著蠟燭頭，爬到那上層的架子上去。架子上面果真有一箇人躺著，身底下卻鋪著羽毛的褥子。那人絕對不動，但有微微的鼾聲可以聽得……

杜可富斯基大呼道：「可惡的！我們竟受了人家的愚弄哩。這人不是他！這是什麼活的傻子，還睡著呢。喂，你是誰？可惡的傻子！」

那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鼻子裏發出一種異聲，身體也緩緩的動起來了。杜可富斯

基用他的手肘觸了他一下，那人便舉起手臂伸了一伸，隨即擡起頭來。

有一種粗澀重濁的聲音問道：「誰在那裏擾人？你要什麼呀？」

杜可富斯基把他的蠟燭頭照到那不知誰何的人的臉上，忽而駭叫起來。那紅色的鼻子，那雜亂而不梳的頭髮，和那深黑而向上捲曲的短鬚，都顯示他就是麥克依凡拿茨格勞查甫！

「你……麥克……依凡拿茨！這是不可思議的！」

那檢驗官擡起了頭，竟也像啞子一般。

「正是我啊……唉，你是杜可富斯基啊！你到這裏來幹什麼呢？還有下面醜漢是誰呢？聖門徒啊！這位就是檢驗官啊！你們爲了什麼會到這裏來呢？」

格勞查甫說了這幾句，急急從架子上下來，抱住了柴別呵夫。亞爾茄配脫洛便悄悄從門口裏溜了出去。

「你怎麼會到這裏來呢？我們來飲一杯酒——哈哈，巧極了！我們來飲一杯酒，誰領

你到這裏來的呢？你又怎樣知我在這裏呢？不過這也無關緊要的。我們來飲一杯酒！」

格勞查甫斟了三杯伏茄酒。

那檢驗官伸出了他的兩手，說道：「我還不明白哩。你是你麼？還不是你呢？」

「停罷，停罷……：你可是要給我講一篇經訓麼？那不消費心得，杜可富斯基，孩子，飲你的伏茄酒啊。朋友們，我們不必談什麼往事……：你爲什麼這樣呆瞧呢？快飲酒！」

那檢驗官舉起他機械似的手，勉強飲了一口酒，說道：「我還是不明白。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如果我覺得我在這裏安適，我又爲什麼不到這裏來呢？」

格勞查甫飲了一口伏茄酒，喫了些火腿。

「你已瞧見我和那署長夫人住在一塊兒。這屋子在荒廢和樹林中間，正像什麼鬼靈的窟宅。飲酒啊！老人，你總知道我是很憐惜伊的。但我在這箇廢棄的浴屋裏面，卻像一箇隱士。我的飲食也不錯。下星期我正打算換一箇地點了。我在這裏已住夠了。」

杜可富斯基道：「這正是不可解的。」

「這裏面有什麼不可解呢？」

「不可解的！請你瞧上帝分上，說明白你的靴子怎麼會到花園裏去的呢？」

「什麼靴子呀？」

「我們發見你的一隻靴子在臥室中，另一隻靴子在花園裏面。」

「但你們爲什麼要知道這件事呢？這不是你們的事啊！快飲酒罷，放棄了一切！你們既然把我叫醒了，那你們就不得不飲酒！我的孩子，講到那靴子的事，這裏面還有一件有趣的故事。我本來不要到亞爾茄這裏來。我多飲了些酒，不願意出門，伊卻到我的窗口裏來，開口罵我。你總知道婦女們的脾氣的……我因著醉了，便把我的靴子向伊丟擲……哈哈……我向伊說道：『不要罵人！』伊從窗口裏爬了進來，點著了燈，乘我醉著，把我打了一頓。我在這裏有很多的食物……還有戀愛，伏茄酒，和其他好東西。但你們要往那裏去呢？柴別阿夫，你要往那裏去呀？」

那檢驗官在地板上頓了頓足，便從浴屋裏出來。杜可富斯基低垂了頭，跟在他的後面。這兩箇人上車以後，靜悄悄的載著回去。這一條路似乎比先前一次遙遠而寂寞得多了。兩箇人都靜默無聲。柴別呵夫一路上充滿著怒氣，杜可富斯基把他的臉兒藏在衣領裏面，彷彿他怕那黑越越的夜色，和濛濛的細雨，會窺視他臉上的羞愧。

他們回到了家裏以後，那檢驗官瞧見醫士透透依笑在他室中。那醫士正靠桌子坐著，翻著地圖，嘴裏不住的歎息。

他向檢驗官很慘淡的笑了一笑，算做招呼的樣子，說道：「這世界的大勢又在那裏轉變了。奧斯大利又發動了……那葛拉德士吞也已準備……」

柴別呵夫把他的帽子丟到桌子底下，顫聲道：

「你這行屍的鬼！不要擾亂我！我已對你說過一千次了，不要把你的政治議論驚擾我！這不是談政治的時候！至於你這鬼……」他旋轉來瞧著杜可富斯基，又舉著拳頭向他揚了幾揚，他繼續道：「你……我在世一天，我總一天不會忘懷這件事的！」

「但你知道那瑞典火柴的啊！我怎能知道……？」

「你把你的火柴塞住了你的嘴罷！快走開！不要惹惱我了。否則，你一定不知我要怎樣處置你！不要再讓我的眼睛瞧見你！」

杜可富斯基歎了一口氣，取了帽子走出室去。

他走出前門的當兒，自己定意道：「我將去飲一箇大醉！」於是他便彳亍的向著那酒舖進行。

那署長夫人從洗澡屋子回到家裏的時候，瞧見伊的丈夫已在客室中了。

伊的丈夫問道：「那檢驗官來做什麼呀？」

「他來告訴我們，他們已把格勞查甫找著了。你試想想，他們查見他正和另一箇人的妻子在一塊兒！」

那警署署長把目光向上仰著，歎息道：「唉，麥克依凡拿茨啊，我早告訴你，這種淫逸荒蕩，不會有好結果的。我早對你說過了——可惜你不聽我啊！」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世界名家短篇小說集之六

# 瑞典火柴

定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編譯者 程 小 青

發行人 杜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鋪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

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87

